

「你應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 ~路十27



The Virtue Driven Life

# 深 德 祢 心

—— 淺談三超德、四樞德 ——

葛羅謝爾 (Fr.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 著

梁偉德 / 譯

「你應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 ~路十27



The Virtue Driven Life

# 深 德 祢 心

—— 淺談三超德、四樞德 ——

# The Virtue Driven Life

By Fr.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Translated by Peter Leung

Copyright © 2006 by Our Sunday Visitor Publishing Division,  
Our Sunday Visitor, Inc.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錄

導言

005

## 第一部 四樞德

025

第一章 智德

029

第二章 義德

047

第三章 勇德

073

第四章 節德

087

## 第二部 三超德

101

第五章 信德

103

第六章 望德

127

第七章 愛德

145

後序

164

附錄：「山中聖訓」默想撮要

169

譯後

172

謹以祈禱的心，

將此書獻給教宗本篤十六世 (*Pope Benedict XVI*)

## 導言

今天，「德行」（virtue）這詞是被人遺忘了的詞語，若有人對你說：「她是個極有德行的人。」這不見得是句恭維的話。對許多人來說，這詞代表有關這人的形象——「這人是柔和而模稜兩可的，或是倔強易怒的」。有德行成了帶有諷刺尖酸意味的詞，一些對自身德行毫不理會的人老愛以此來批評別人，這是在報章上或各種媒體、機關中常見的現象。出自道德相對主義，他們好似把自己當作世界道德的法官。這令我想到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作蘇聯總理的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多年來他一直是蘇聯祕密警察KGB的頭子，那絕不是個以大有德行見稱的職位。記得有一次他指控某人的外交政策——或許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是虛偽的<sup>1</sup>。我們美國人多麼缺乏自知之明！

因此，「德行」在我們今日的世界中是個奇怪的詞彙，要想得到正確的解釋，即使從神學家也得不到多少幫助，事實上，他們甚至可以說是個障礙。最近有些神學家

---

<sup>1</sup>1978年，蘇聯特務機關KGB頭子安德洛波夫聯繫波蘭華沙分部部長，要求他解釋他怎可以容許梵蒂岡選出一位波蘭籍教宗。他深信美國人，特別是布里斯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以及一些歐洲人，聯手策動選出波蘭人作教宗，以推翻波蘭共產主義。

抱持著一種見解，認為德行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行為的特質而已。相反地，近日某些心理學家倒更有幫助<sup>2</sup>。

某些行為被視為好的特質，例如：友善、溫良。那些愉悅的或助人的特質，我們往往稱作德行，但這完全錯失了整個重點。實際上，那是實驗心理學家的看法，他們視人類為複雜的動物，他們研究鴿子、白鼠甚至螢火蟲，以此探索人的行為。當然，如果你以螢火蟲的眼光去看人的行為，你可以說德行只是一連串被人界定是「良善」的行為。由於螢火蟲不知「善」的意思是什麼，所以可以說這是「美妙的」。

根據這些人的說法，德行沒有好壞之分。這種德行的見解也許得追溯到一位眾所皆知的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可是我們很少理解到這位善意的人所引起的危害，他正是活生生的證據，說明了善意的、有德行的人也可能造成各種危害。他依據的是純理性，至少，在他最有影響力的書中，他盡力避免給事物以評價。他提出一個人認為某事是好的，而另一人可能認為別的事是好的，因此沒有

---

<sup>2</sup> 以下各書值得推介：

Peter Kreeft, *Back to Virtue* (Ignatius Press, 1992); William Bennett 著，吳美真譯，《美德書：偉大勵志故事的寶藏》（*The Book of Virtues*, 台北：圓神，1998）；Father Erich Przywara, S. J., *The Heart of Newman* (Ignatius Press, 1997)；Christopher Peterson and Martin Seligma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Father Andrew Apostoli, C. F. R.,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Simple Steps to a Virtuous Life* (Servant Books, 2006)。

對錯之分。幸好康德自己並不根據這種理論去生活，因為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sup>3</sup>。他似乎是個有德行的聖善老人，但卻對任何事，除了他自己之外，都表示中立的態度。他對認知過程的演繹是個危險的看法，因為他全不理會對或錯、正與誤。

## 人類與動物的差異

當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認知科學時，決定做一個學術自由的練習。我與指導教授辯論人性十分有限的看法。這是因我們那時代著名的實驗心理學家斯金納（B. F. Skinner）而流行起來的，他的教導包含一種對人類本性的看法，代表所謂「行為主義」一派的心理學。這學派中有麥可道格（Macdougall）、蓋茲瑞（Edwin Guthrie）、霍爾（Hall）、克拉克（Clark）、華生（Watson）、斯金納等人，全是蘇格蘭人，他們在蘇格蘭加爾文派傳統下培養出來，絕對否定人有自由意志。他們後來放棄了與長老會的關係，斷定人是複雜的動物。斯金納去世之前承認自己實在不是無神論者，只是假裝無神論者，因為他不知道怎樣面對神。他後來似乎回到他青年時代所信的激進加爾文主義的看法，這

---

<sup>3</sup> Dr. Alice von Hildebrand, 著名哲學家，我向她請教有關康德（Kant）的問題，她指出康德在一本較不為人知的著作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中，糾正他自己的立場。

見於他的自傳以及收在雜誌《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一篇廣受歡迎的文章中，他引述了四福音中的三部（例如，參閱《路加福音》十七章 33 節），提到保全生命或喪失生命的見解「應該是行為科學的主題<sup>4</sup>」，雖然這說法可能令一些人覺得奇怪。他從沒有放棄行為主義的觀點，他始終認為人類不過是複雜的動物，和鴿子差不了多少。他寫了《超越自由與尊嚴》（*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一書，否定人類真正有自由和尊嚴。

這些行為主義者之中最激進的大抵是蓋茲瑞。我從不知道他的私生活是怎樣的，相信他一定是個異乎尋常的人。他把人類形容為一個環狀的花托，大家試從生物學的觀點去設想這見解。根據蓋茲瑞的見解，人是個像花托似的圓環，表面接受刺激而作出反應，生活不外是對外界刺激的一連串反應。這是有關人性相當狹隘的看法，就像形容一條草履蟲、一個細小的生物，四處浮游，找東西吞食。花托和圓環的理論即使用來比喻寵物如貓、狗也不恰當，甚至連比喻鳥雀之類也不恰當。

雖然行為主義者的看法在實驗心理學上曾經是有用的，但在近代生活中則一直非常具有破壞力，人類許多尖

---

<sup>4</sup> 參閱他三卷自傳：*Particulars of My Life, The Shaping of a Behaviorist*，特別是 *A Matter of Consequences*。亦可參閱《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1983 年 9 月），22-33 頁。

銳的道德問題都是以這些人的看法為基礎，視人為複雜的動物。當動物變得太複雜而又不合作時，我們怎麼辦？我們把牠們殺死。一個自以為有德行的人（希特勒），按他自己虛假的道德定義，試圖創造一個有道德的國家、一支絕頂優秀的民族，於是把千百萬人放入煤氣室內處死，以達到自己的目標。我曾到過奧斯維茲（Auschwitz）的煤氣室中，那裡有近一百萬人被處死，只因他們不符合他的德行見解。

這和聖經有什麼關連之處？聖經對人的價值有絕對不同的看法，例如：《聖詠集》第一篇，在拉丁文中稱為 *Beatus vir*：

凡不隨從惡人的計謀，  
不插足於罪人的道路，  
不參與譏諷者的席位，  
而專心愛好上主法律的，  
和晝夜默思上主誠命的，  
像這樣的人才是有福的！  
他像植在溪畔的樹，  
準時結果，枝葉不枯，  
所作所為，隨心所欲。（詠一 1-3）

我可以說，聖詠的作者對良善及一個蒙福的人，有著

清楚的見解，而他對不蒙福的人的見解則是：

惡人卻不如此，絕不如此！

他們像被風吹散的糠粃。

在審判的時日，惡人站立不住；

在義人的會中，罪人不能立足：

因上主賞識義人的行徑，

惡人的行徑必自趨沉淪。（詠一4-6）

我們若要從吾主耶穌基督的教導中找尋德行，可以得到數不盡的資料。在這裡，默想《瑪竇福音》的「山中聖訓」（瑪五1-12）會有幫助。

顯而易見，聖經和其他傳統宗教書籍都叫人過有德行的生活。可是，近代的糟粕文字中，有人作出所謂的「價值判斷」。那就是說，我們之中的某些白老鼠喜歡做這事，另一些白老鼠喜歡做那事，就稱之為德行。我倒寧願我們對於良善的見解是以《聖詠集》及山中聖訓為基礎。

## 心理學上的革命：德行捲土重來

古代的道德哲學家（尤其是希臘人、教父們及默觀者）都是最先研究心智的學生，也是第一批心理學家。他們都對德行感興趣，所謂德行意指使人趨向持久的良好行為和良好生活的人格特質。他們也對品格感興趣，如忠誠

和恆毅等道德生活的要素。19世紀中，行為主義興起，否認頓悟與尊嚴；其理論接近「命定論」，否定德行和自由。這導致某些離奇古怪的「道德實證論」（moral positivism），認為「大部分人所想所做的就是正確的」。實證論是假設的而不需要證明的理論。

流行心理學（pop psychology）影響了無數的人，使不少人否認性格和德行的存在，或以所謂的「價值澄清」（values clarification）取而代之，去斷定人真正需要的東西，以認清他們的目標中所存著的矛盾之處。但由於德行總是存在的，人們很自然地把不同的德行編入「價值澄清」之內，但卻不能認清什麼是德行。於是一大羣人各說各話，像一隊沒有舵、沒有羅盤、沒有地圖的船隻，甚至可以說是個沒有地基的城市。

後來，更具人性的人文主義理論開始出現——自由意志、人與人的關係、文化、對人的尊嚴的確認，以及承認個人自主等相關思想相繼出現<sup>5</sup>。人們開始閱讀具有明晰的宗教和道德價值的理論，諸如馮剛神父（Father Adrian van Kaam）、梅哲魯（Gerald May）的著作，於是產生了認識自我的意識，再加上普通常識，接著貝克（Aaron Beck）推介出認知心理學的治療。這一來給其他觀念像自由、個人責

---

<sup>5</sup>此等理論先後由下列各人所育成：Alfred Adler, Viktor Frankl, Harry Stack Sullivan, Karen Horney, Conrad Baars and Abraham Maslow.

任、甚至宗教價值打開了較寬的門戶。許多人顯然認同，人類不單只是一個思想及衝動的集合體，個人有自己的想法、行為，而貝克實在是這種觀念的先驅。

最後，藉邏輯的歷史過程，在美國心理學會前任會長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及彼德森（Christopher Peterson）的領導下，推介出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許多懷著這種見解的人也加入了，他們專注於人性的力量而不是人性的弱點及病理。保祿·韋慈（Paul Vitz）評估了消極心理學後，發表了一篇極具啟發性的文章，為非專業心理學家的讀者總結出正向心理學的發展：

對一個人的了解保持公正、不偏頗，所需要的是承認積極正向的人性特徵，不單可以治療許多病症，並可預防一個人在未來生活上的心理問題。因此，正向心理學強調促進幸福、快樂、良好狀態的特點，以及性格上的力量，如樂觀、仁慈、適應力、持久力、感恩之心等等。這些正向特徵有時被心理學家稱為「性格力量」或者甚至是「自我力量」，而所有主流的宗教教派及大部分哲學家則稱之為「德行」<sup>6</sup>。

---

<sup>6</sup>Paul C. Vitz, "Psychology in Recovery", *First Things* 151 (March 2005), 19.

韋慈讚揚彼德森和塞利格曼的心理學，他們邀請心理學家「重新研究性格和德行，作為心理學以及社會言論的正統題目。藉著討論有關性格力量並估量這些力量在人世生命的意義，這……可使之成為一門研究人類力量的科學，得以脫離空想哲學及政治修辭的範疇。我們相信良好的品德是可以培養的，可是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觀念上及經驗上的工具，以制定及評估各種干預<sup>7</sup>。」

固然，這是種新見解裡的新詞彙。我們怎樣界定「德行」？彼德森和塞利格曼認為，「德行是由道德哲學家及宗教思想家所估量的中心特質，包括：智慧、勇氣、人道、正義、節制及超脫」。

他們對這些德行作歷史性調查。性格力量是「心理上的因素——界定德行的過程或技巧……它們是展示一種或其他德行，可以辨明的途徑。例如：智慧的德行，可以藉由下述各種力量而得，像創造力、好奇心、愛學習、心智開放以及所謂的遠見（即對人生有一個遠大的景觀）<sup>8</sup>。」

雖然本書列出的德行是古典的四樞德及神學上的三超德，和彼德森、塞利格曼教授所用的德行不大相同，但我們所涵蓋的是相同的材料。我們的取向比較古典，對一般

---

<sup>7</sup> 同上書。

<sup>8</sup> Christopher Peterson and Martin Seligma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

讀者，尤其對一些熟知靈修生活權威著作的讀者比較容易。那些對道德神學、倫理神學或對教育方法、兒童培育、性格發展等特別感興趣的人，不妨仔細評閱當代的巨著，必將獲益匪淺。

## 德行是什麼？

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儘管不十分實際，甚至千百萬有德行的人都不能想到怎樣去界定德行。正向心理學將其定義建立在已獲承認的道德和宗教人物、哲人、聖人的行為上。這給正向心理學家一個很好的開端，這些芳表叫人看到構成德行行為的品格力量。彼德森、塞利格曼和他們的助手以極小心又有創意的態度處理這事。也許有人會問：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嗎？希爾布蘭德（Dietrich von Hildebrand）仔細思考這問題之後，把德行界定為一個人性格的品質<sup>9</sup>。這德行甚至在不實行時也是存在著的，他視之為「超實現」，例如：一個有潔德的人即使在沉睡時也是貞潔的。我甚至可進一步說，那個貞潔的人若在睡眠中出現一些不貞潔意象的夢境，他仍是貞潔的。德行超過眼前的想法。一個忍耐的人若意外地現出不耐，但當情況過去之後，立刻回復平常忍耐的態度，他仍舊是有德行的。我以過來人

---

<sup>9</sup>Dietrich von Hildebrand, *Christian Ethics* (New York: Mckay, 1953) .

經驗來說，我看到兩、三個人的忍耐達到英勇的程度，即使偶然沒耐心，仍可能有一天被列為聖人的。我們只要從聖保祿書信中就可以看到，一位聖善的人怎樣在某一刻中失去了耐心。

因此，德行不單是一連串的良好行為。德行實存在於一個人的深處，當中大抵一定有些與神經有關的成分，因為我們是由肉身、靈魂及精神組成的。我以為其中有一些超乎身體，不是科學可以解釋的東西——一種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德行。心理學是一門科學或哲學，無法直接揭開德行的神祕面紗，這是人類更大的奧祕的一部分。

### 本性的德行 (Human Natural Virtues)

良好的特性或德行可以有多種方式。首先，有些人是天生良善的。我們可能對他一點也不認識，他們信不信、有沒有祈禱，我們都不知道。又或者他們不信也不祈禱，但他們是誠實而仁慈的。他們肯在正確的時機站出來說話，他們尊重別人的權利和需要，生活有節制。他們有的是所謂「本性的德行」，這種德行可以和其他許多德行並存<sup>10</sup>。天生有德行的人和有著超本性的德行的人一樣，可能有許多缺失和罪過，他們不時失敗。基本上，他們是相

---

<sup>10</sup>《天主教教理》，第1803-1804條。

當良善的人，但並不是絕對完善的。

我有一個朋友，他自稱是個在歐洲退休的共產黨員，他的後院有一個游泳池，也就是說他肯定屬於中產階級。共產主義崩潰之後，他對那較有人道的共產主義表示同情。在前蘇維埃聯邦的檔案中可以看到，一些自居為解放人類困厄的人，其實像納粹分子那般殘忍和滿手血腥。一些現在及以往贊成共產主義的人，往往輕易地忘卻布爾什維克黨人和納粹黨人多年來一度是軍事上的盟友。

我那退休的歐洲共產黨朋友十分鄙視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殘殺行為。他是個親切而慷慨的人，他的兒子雖然一點都沒有得到天主教教徒的影響，卻成了虔誠的天主教教徒。我為我的朋友祈禱，他是個醫生，是個天性良善的人。而另一方面，我認識不少具有超乎本性價值觀的人，但一點也不像我的這位朋友那麼善良。他們從事別的工作，他們可能有信德，但說到德行，卻是低劣極了。吾主耶穌告訴我們：「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瑪七21），有些信友並沒有行出所信的。我們記得聖雅格宗徒的勸諭：「你信只有一個天主嗎？你信得對，連魔鬼也信，且怕得打顫」（雅二19）。聖伯鐸第二封書信中提到，信仰需要德行的行為去證明：

正為了這個原故，你們要全力奮勉，在你們的

信仰上還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識，在知識上加節制，在節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虔敬，在虔敬上加兄弟的友愛，在兄弟的友愛上加愛德（伯後一5-7）。

因此，本性的德行是好的，良善的品質往往因環境（尤其是家庭環境）而遺傳後代。教養孩子時，我們清楚知道關懷、愛護、照顧和良好的榜樣十分重要，有些特質可能藉遺傳因子而傳下來，例如節制的品德。

因此，本性的德行是件好事。聖奧斯定（St. Augustine）在他的巨著《天主之城》（*The City of God*）中，稱讚羅馬人的本性德行，稱讚他們建立了城邦的政府，一直留存到凱撒（Julius Caesar）之時。奧斯定說，他在生之日羅馬帝國已開始崩潰（野蠻人的首長阿拉里克Alaric於公元410年蹂躪羅馬），因為羅馬人放棄了本性的德行。今天西歐國家正不斷破壞他們社會的本性道德基礎，例如色情刊物氾濫，把人只當作滿足色慾的工具，大大破壞了人天生的尊嚴與人權。美國在這方面和歐洲相去不遠。

## 一個重要的分別

不幸的是，《天主教教理》沒有充分地說明本性和超本性的倫理價值之間的區別，那是聖道茂（St. Thomas

Aquinas) 和其他作者們所寫的經典式分別。雖然一切德行都要我們行善，但某些德行是聖寵的後果而導致聖善的生活，這必須和本性的道德或良好的品性劃分清楚。超本性的德行是聖寵的表現，有時稱為「注入的德行」(infused moral virtues)，表示必須倚賴救世主基督從十字架上傾注的聖寵而得。無論如何，必須依靠祂的恩寵而存在<sup>11</sup>。

### 超本性的德行 (Supernatural Moral Virtues)

除了本性或自然的道德之外，還有「超本性的德行」——那就是良好的品格藉聖寵神祕的現實，提升到超越本性的性格力量，使它們更為一致、更和諧，並改變它們的目標或動機。例如，為什麼某人是明智的或正直的？若你知道某人行事的動機，就能解釋為什麼他用某方式去做，以及為什麼即便面臨極大的壓力和攔阻，他仍舊展現出德行。成熟的超本性德行之終極目標是悅樂天主，最後，在永生中享見天主；而本性德行的目標是在現世過好的生活。

德行有很多名目，最短而又最完備的是希臘和羅馬哲學家所列出的——也是中國及東方哲學家所接受的——包括明智、正義、勇敢、節制，這是我們所謂的「四樞德」

---

<sup>11</sup> 參閱 A. Tanqueray, *The Spiritual Life* (Desclée and Co., 1930), 472ff; R. Garrigou-Lagrange, O. P., *Christian Perfection and Contemplation* (Tan Books, 2004).

（樞紐的、重要的德行）。近代作家論及正向心理學，又加上人道（humanity）和超然（transcendence）兩項，於是引出神學上的三超德：信德、望德和愛德。可是這些作者沒作出和基督信仰有關的假設，他們無法以超性的詞彙去描述與超然相關的品質，他們只考慮那超乎人性所要求的，也提出人類與神聖關係的可能性，那當然得賴於啟示。

從明智、正義、勇敢和節制生出不少其他德行，像仁愛、良善、貞潔、誠實、面對人生的勇氣以及堅持到底。人性中有許多良好的品質，足以提升到超本性秩序的境界，像正義和仁愛等。然而，超本性的德行總是以悅樂天主及承行祂的旨意為首要動機。

本性德行之一是宗教的德行（不是信仰的德行），我以後會再解釋。威廉·班耐特（William Bennett）在他的《美德書》（*The Book of Virtues*）中犯了一個小毛病—我覺得他是有意的，好使讀者們明白他要說的是什麼。《美德書》中談到最先的四種德行和它們各部分，而在最後他加上了信仰的德行，但當我們讀它時，明白他指的是宗教的德行。宗教的德行是美好的特質，使正當的人崇拜他們的創造者，並按他們所明白的，努力去遵守祂的法律。因此，沒有一個社會是沒有宗教的。

阿爾巴尼亞的殘暴共產獨裁者霍查（Enver Hoxha），如今已接受了永遠的審判，曾誇言擁有全世界唯一完全沒

有宗教的國家，其實是自欺欺人，他的政權被剝奪後不久，宗教隨即湧現，我的好友梅迪達神父（Father Rock Mirdita），是紐約史加地（Scarsdale）的阿爾巴尼亞人的本堂神父，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阿爾巴尼亞祝聖為地拉那（Tirana）總主教和阿爾巴尼亞的首牧；在場參禮的包括阿爾巴尼亞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國民德蕾莎姆姆（Mother Teresa），由此可知霍查所施行的無神政策是怎麼一回事了。

如果要說布爾什維克黨人七十年來對宗教的迫害證明了什麼，那就是宗教埋葬了它的喪事承辦人，不管無神論的軍人迫害的是基督宗教、回教、佛教、印度教或任何人都沒有多大分別，他們都將置身在葬禮中。因為宗教的德行是人性的一部分<sup>12</sup>。

彼德森和塞利格曼力求做到客觀的地步，並且用了宗教及信仰等詞彙，把所有宗教行為置於超然的名義之下。他們堅持一大部以社會學學說描述的信仰，意指由信仰啟示或指引的工作或行為。他們並不去探索信仰的內容，而是留給神學家、神修作家及其他人去做。

幾年前，《時代雜誌》（*Time*）報導百分之九十四的美國人有祈禱，並相信他們的祈禱得到回應。請不要以為那就是信仰，這只可說是本性德行中的宗教，我們為此感

---

<sup>12</sup> 參閱安德魯·紐柏格（Andrew Newberg, M.D.）著，《超覺玄祕體驗》（*Why God Won't Go Away: Brain Science and the Biology of Belief*, 台北：時報出版，2003）。

激。二十年前歐洲一項價值研究指出，愛爾蘭百分之六的無神論者相信基督的神性（涉及宗教事項時，愛爾蘭人有時是很複雜的）。試想，喬伊斯（James Joyce）和貝克特（Samuel Beckett）都是愛爾蘭的無神論者，多年來宣揚虛無主義和無意義後，貝克特在晚年時說過「懇求天主」及「天主保祐」，一再被人引述。「天主保祐」是虔誠的愛爾蘭人說再見的方式。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一次說：「若天主許可，明年我要到華盛頓去。」甚至美國的無神論者嚴肅地坐在「無神戰鬥聯盟會」（The League of the Militant Godless）堂中參加會議，有人打噴嚏時，也有人會說：「天主保祐。」總之，人的天性離不開神。

### 三超德（Theological Virtues）

現在讓我們看看三超德是怎麼一回事。那是超乎任何本性經驗的德行，包含信德、望德和愛德。

你會說：「我相信美國的生活方式，我也相信全能天主聖父。」如果你以同樣的相信去信這兩件事，那麼你對天主的信仰根源於本性的宗教德行。三超德是完全不同的。若有人對我說：「我接受教會一般的教導，但我不接受這一項教導，因為我不明白它。」這表示他缺乏信德。他好像在說他的問題是和宗教德行有關，而完全沒察覺他的問題和信德有關。我們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信德。門徒們

對耶穌說：「主，增加我們的信德。」吾主耶穌說：「你們少信德的人哪！」因此，我們可以有很大的信德，也可以有很少信德。但如果我們在某方面或多方面不贊同教會的訓導，我們有沒有察覺這等於在反對過去所有人（宗徒、殉道者、教父、教宗）的信仰？我們是否不同意所有那些人論及有關我們救贖的事體？這是值得深思的事。

有一次，我在一間天主一位一體論教堂（Unitarian Church）講道，談到天主教和一位論教會共同之處。那次講道很短。我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那牧師告訴我，這教堂一半教友之前是天主教徒。我開始講道之前問牧師說：「這裡的宗教氣氛怎樣？」他答說：「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不可知論者，而百分之二十五是無神論者。」

我想：「多麼神祕的宗教！」若他們不相信有神，誰會在星期天一大早爬起床上教堂？答案是出於本性的宗教德行，而不是三超德中的信德。

這些章節裡，我將查考本性的德行，之後查考同樣的德行被聖寵提升到超乎人性的程度，我稱之為超本性的德行或基督化的德行。多年來，心理學家一直認為人被迫去重活過去，對生物學及遺傳學作出反應。這類心理學通常稱為「臨床心理學」，因為重心在於消除根源於以往的病理學或疾病。然而，正如前面提過的，當代心理學的注意力轉而趨向於比較積極的人性觀點，如品格力量、良好的

價值和德行，不再單單集中在一種被需要或疾病所控制的生活。我們尋求的是以向善的力量為動機及推力的生活——那就是一種德行化的生活。

我們再看看三超德——信德、望德和愛德，它們只能來自天主的恩賜。在根源及目標上，這和超本性的德行相當不同。三超德將神祕的、不可理解的東西帶入人性經驗之中。在一本啟發人心的書《基督信仰導讀》（*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中，教宗本篤十六世提醒我們，涉及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天主聖父的恩寵時，那是超越了我們心智可見可理解的範疇<sup>13</sup>。我們站在愛因斯坦所說的「我們遲鈍的官能對最高的智慧和最輝煌的美僅能理解」的門檻。我們可以說，新的心理學在重要的事項上正朝著正確的方向走。我們必須小心去承認，信德、望德和愛德遠遠超乎那種性質，甚至能使世人踏上深不可測的永恆之旅。

藉由哲學家們所認可的德行以及聖寵所昇華的超本性德行，這條路上的基督徒得以向前推進。偉大的心理學家聖保祿說，信、望、愛三超德帶領我們走向救贖，這是死於十字架的基督為我們贏得的。若我們真正追尋這些，我們就會善度德行的生活。

---

<sup>13</sup> 拉辛格樞機（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04），49-50 中之詞句。



**PART 1**

四 樞 德

智 義 勇 節

## 本性的德行 (Human Natural Virtues)

「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你們都該思念」（斐四 8）。

德行是一種習慣性的堅決行善的傾向。德行使人不但完成善行，更付出自己最好的一分。有德行的人，以他感性的和精神的全部力量奔向善；他在具體的行為中追求善並選擇善。

——《天主教教理》，第 1803 條

本性的德行乃屬理智和意志的堅決的態度、穩定的傾向、習慣性的完美。德行依照理性和信德，規範我們的行為，管理我們的情慾，引導我們的舉止。德行使我們容易地、自制地、愉快地度一個美好的道德生活。有德行的人就是自由地實踐善的人。

倫理的德行是以人力取得的。倫理的德行是道德良好行為的果實和種子；倫理的德行支配人的所有能力，為與天主的愛共融。

——《天主教教理》，第 1804 條

人的德行是通過教育、自主的行為和努力不懈的恆心而逐漸修成的，因天主的恩寵而得到淨化和提昇。在天主的助祐之下，德行鍛鍊性格、使人易於行善。有德行的人視實踐德行為一樂事。

——《天主教教理》，第 1810 條

## 超本性的德行 (Supernatural Moral Virtues)

為罪惡所傷害的人，保持道德的平衡，不是一件易事。基督的救恩賜給我們為恆心追求德行必要的恩寵。每一個人應時常祈求這光明和勇毅的恩寵，領受聖事，並與聖神合作，隨從祂的召喚，熱愛美善，戒避邪惡。

——《天主教教理》，第 1811 條

人若欲善生，自當全心、全靈、全力去愛至善的天主。人（藉著節德）為主保持完整的愛，（藉著勇德）不為任何不幸所動搖，只服從唯一的主（這就是義德），清醒辨別一切事物，以免受詭詐及謊言的侵害（就是智德）<sup>1</sup>。

——聖奧斯定：《天主教教理》，第 1809 條

<sup>1</sup> *De moribus eccl.* 1, 25, 46; *Patrologia Latina* 32, 1330-1331.

## 第一章 智 德

幼稚的人，你們應學習機智；愚昧的人，你們應學習聰明。

——箴八 5

智德是支配理性之實踐的德行，使它在任何環境中辨別什麼是我們的真善，並選擇適當的方法使之實現。「明智的人，步步謹慎」（箴十四 15）。「你們應該慎重，應該醒寤祈禱」（伯前四 7）。聖道茂隨從亞里斯多德寫道：智德是「行為的正直規則」<sup>1</sup>……智德被稱為諸德的舵手：智德導引別的德行，為之指出規則和標準。智德直接引導良心的判斷。明智的人依照所作的判斷決定和處理他的言行舉止。因著智德，我們在個別的場合裡，無誤地運用倫理的原則，並在辨別當行的善和當避的惡時，克服遲疑不決。

——《天主教教理》，第 1806 條

<sup>1</sup> 聖道茂 (St. Thomas Aquinas) 著，《神學大全》II-II, 47, 2。

有沒有任何德行比智德這個名稱更不討好的？若有的話，也許是節德吧。以前，美國的新教徒替女孩子命名時，會用「智慧」這個詞（天主教的女孩則用聖人的名字）。如今若有著這樣的名字可真不容易，相信她們大多會自己把名字改掉。本性的智德幫助人安排生活和活動，好能達到在今世快樂地生活的目標。

由於美國的立國功臣都是現實主義者，在立法上沒有明說每人都有生存、自由、快樂的權利；他們主張的是每人有生存、自由和「追尋」快樂的權利。而智德教我們如何追尋快樂，幫助我們組織籌畫生活中的事項，好使我們按照自己的定義去追尋快樂。不幸的是，許多時候快樂的定義被傳媒和廣告所影響，比方某個廣告登出一對夫婦站在大峽谷邊沿的照片，他們怎樣到那裡去的？「錢」！這引申為金錢可以帶來快樂。但事實並不如此。金錢可以帶來舒適，而在這例子上則是金錢讓人可以去旅遊。

身為移民的後裔，我們清楚知道什麼東西可以帶來快樂。如果你住在曼哈頓下區（lower Manhattan），你遷到曼哈頓上區（upper Manhattan）的林區（Inwood）或華盛頓山區（Washington Heights），你就快樂了。如果你住在南勃朗士區（South Bronx），你能夠搬出城外到維農岡（Mount Vernon）或楊格（Yonkers），你就會快樂了。若下一代能搬到富裕之區的史加地（Scarsdale）或勃朗斯維爾（Bronxville），

他們就快樂了。然後，若是孫兒們能搬到高檔的南西林區（South Salem）……這全看每一個人的想法。這種態度總括了早期的勞工運動領袖甘柏斯（Samuel Gompers）的看法，有次一位美國總統問他：「勞工們到底想要什麼？」甘氏回答說：「更多的東西。」

我們以為「多」就會快樂。可是等到我們連第三代都搬出了南勃朗士區或澤西城（Jersey City）的時候，我們才明白以前的想法並不是真的。小時候，我住在澤西城，父親用我們的本土術語說：「如果我們別的事都不做，最少也要拚命搬出澤西城！」只有在郊區的雅息士郡（Essex County）才找得到快樂，那是福地。於是我們搬到郊區去。生活比在城內舒服，但少了許多樂趣，仍舊有其困難與憂苦。

一次我在佛羅理達州，聽到電台的廣播員說：「到肯定村（Certainty Village）來吧！這裡是你夢中的退休之所，我們有著一切你想要的東西。」他接著描述一大串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有的東西：十八洞的高爾夫球場、三溫暖、每天有人替你按摩……而我一點也不想要這些東西。「一切你想要的東西」——你在等待殯儀館的人把你抬走。

看清楚你自己的生活，你怎樣明智地處理你的事務。有一點本性的明智和普通常識是好的。你可曾見過有人在

看清楚你自己的生活，  
你怎樣明智地處理你的  
事務。

大雨中卻沒想到去避雨的？這樣的人就是不明智的人，他只是在胡亂地碰運氣。這類人多半會失敗，有些人會成功，甚至成了白手興家的百萬富翁，但他們時常都會遇到危險，因為他們一時之間碰上運氣，若繼續不智地處理事務，總有一天會失敗。

### 超本性的智德

超本性的智德使我們明智地安排我們的活動、欲望、潛能、資源、行為等，好能獲得永生。我們可能做出不少事，從俗世觀點去看是不明智的，但為永生卻是明智的。聖保祿說：「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格前一 25）。即使是十分虔誠的人，往往也為了不知該依從本性的明智、還是遵循以永生為目標的超本性明智，因而內心產生衝突。人類的生存環境往往要我們在這兩者中取得微妙的平衡。

我們必須要有本性的明智，若汽車修理工人說：「車子每走三千哩，你必須送去檢查一次，否則會有麻煩。」你便應聽從他的話把車子送去檢查。千萬不要為天主的榮耀而做出本性不明智的事來，除非本性的明智和超本性的智慧兩者相抵觸。為光榮天主，你唯一可以不顧本性的明智之時，就是當它和超本性的明智相衝突。

讓我舉出幾個納粹和天主教會之間的衝突的例子，以

說明幾種不同的明智。

教宗碧岳十二 (Pope Pius XII) 救出的猶太人簡直難以數算，有人說他救出的猶太人比任何人都多出很多<sup>2</sup>。當年歐洲大部分國家百分之八十五的猶太人死於希特勒之手，可是有兩個國家是例外的：丹麥和意大利。這兩個國家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猶太人被殺，雖然仍是可怕的，但總比其他國家好得多。數以千計的猶太人躲在羅馬城內——在女修院、隱修院、梵蒂岡城內，擠得連教宗夏天的住所也給難民住了。教宗碧岳十二不斷地呼籲人們結束因宗教和種族而起的大屠殺，他不遺餘力地譴責迫害，但沒有指名道姓，並在1942年的聖誕文告中呼籲結束大屠殺。

他說的是誰？明顯地受害者是猶太人和吉普賽人。1943年1月，《紐約時報》登出一封信，讚揚教會和教宗是唯一保護歐洲猶太人的呼聲。這信由愛因斯坦簽名，我有這信的副本<sup>3</sup>。

有一段時期，教宗碧岳十二曾認真地考慮過直接呼名譴責納粹分子。他知道，在這情況下，他可能被擄，被帶到德國，不得與外界接觸，更有可能成為人質。納粹分子也可能以他的名字發出假訊。事實上，有人相信他已留下

<sup>2</sup> 參閱 David G. Dalin, *The Myth of Hitler's Pope* (Regnery, 2005)。

<sup>3</sup> 參閱 Sister Margherita Marchione 所著各書，包括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Defending Pope Pius XII* (Paulist Press, 2002)；*Shepherd of Souls: A Pictorial Life of Pope Pius XII* (Paulist Press, 2003)。

指示，若他一旦被擄，大家不要把任何以他名義發出的訊息當真。

最後，教宗碧岳十二決定不直接指名道姓地公開譴責納粹，於是今天被人惡意攻擊。另一方面，荷蘭的主教們公開地譴責納粹占領軍把猶太人運去東歐處死。立時問，納粹駐荷最高專員英桂特（Arthur Seyss-Inquart）下令拘捕及放逐所有猶太基督徒及部分猶太族裔，結果不少人因而喪生，包括聖十字德蘭貞女（St. Teresa Benedicta of the Cross，俗名艾迪·思坦 Edith Stein）和她的妹妹羅莎（Rosa）。誰是明智誰是不明智？大家可以下判斷。但我一點都不怕為教宗碧岳十二的立場辯護。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馬首席猶太經師梳利（Eugenio Zolli）皈依天主教，他取了 Eugenio 作洗名，為尊敬教宗碧岳十二（Eugenio Pacelli）。

1938年，納粹分子舉行德國全民選舉，在公開投票的幾千萬選票中，有五十萬票反對希特勒。大部分投反對票的是德國天主教徒，戰後成了基督教民主黨黨人。科隆（Cologne）的加爾默羅會修女不知怎樣做，因為不是祕密投票。希特勒已經封閉了許多修院，又驅逐了修士修女。有人告訴修女：「投希特勒一票吧，反正投不投票都沒有多大分別。」修女們決定她們不會投票，雖然這是十分危險的。十字德蘭貞女是猶太人，又是科隆的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她說：「無論如何都不能投希特勒的票。他的作

為是撒殲的作為，他是基督的敵人。他要使我們的國家趨向滅亡。」當希特勒的官員來到修院，注意到修女們並沒有全部投票，就抽出其中一人的名字問為什麼。院長說：「這修女年紀太老，頭腦不清楚，不適合投票。」

「思坦博士有沒有投票？」

「她沒有資格。」

「為什麼？她已達投票的年紀。」

「她不是亞利安人。」長上答道。這意味她是猶太人。

從那一刻開始，十字德蘭貞女踏上了通往煤氣室之路，也走向殉道成聖之路。殘忍的劊子手的名字早被遺忘，而她的名字永遠長存。她沒有背棄誓言，放棄她加爾默羅隱修女的身分。她被捕前本可祕密逃亡的，但她情願留下來，任由天主指引。就效果來說，這就是本性的明智和超本性的明智之分別。

## 美國式的明智

在美國，我們喜歡欺騙自己，以為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會是危險的。假如兩個天主教候選人競選國會議員，一個是主張維護生命的，一個是贊成墮胎的。維護生命的那位以些微差距落選，而他沒有得到天主教會當局的支持。我不是說教會應該支持候選人，但教會有責任清楚地指出，若支持奪取人類生命的那一位，就是把永遠得救的機會置

於危險中。若教會領導人不這樣做，就有失於履行宗徒的職責。你可以投票給你喜歡的任何人，但投票之前應十分小心，必須十分清楚自己是否投給了那些自以為救贖操之在己的人。不要加入他們的行列。

我們所牽涉的不是小小的衝突。我們現在辯論的議題類似當年希特勒主張的「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的問題。試想想那無數的「不明智」的人，他們的照片可在奧斯維茲集中營裡看到。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對納粹，他們不是猶太人，因為猶太人被送到奧斯維茲時沒有人會給他們拍照片，他們到了那裡，幾小時後便死去。照片中的犧牲者當年不智地冒犯了納粹，但他們以超本性的智慧為真理作證。

本性的明智不同於神聖的明智。從大迫害到暴君時代有數不盡的教訓，刻畫出肉身的明智和精神的明智之間的分別，有不少本性的明智和超本性的明智間相衝突的例子。

我在民權運動初期十分積極，儘管有人警告我，我可能會失去一些朋友。我一分鐘也沒有後悔曾牽涉在內。我看到隨著時間的進展，這運動改變了，或成了其他運動，有些我並不同意，可是它主要是個神聖的運動。幾世紀來，令人難以置信而又憤慨的不義一直存在，我發覺若不做任何事去反對邪惡，這甚至比邪惡更危險。我常常聽到人家說：「他們是針對吉普賽人，沒有人說什麼。他們是

針對黑人，沒有人說什麼。他們是針對猶太人，沒有人說什麼。他們是針對我，沒有人說什麼。」

在奧斯維茲最專業的展覽是由一個猶太人組織負責的。看完展覽，你會想吐。最後一組照片，在最大的展覽廳中，是關於那些設法幫助猶太人的人。當中是一位穿著祭衣的波蘭神父，四周是穿著舊式輔祭衣的輔祭。這位神父因幫助逃亡的猶太人而被殺了。在聖高比（Maximilian Kolbe）神父所創的隱修院中，修士們收容了三千多難民。當蘇聯從東方入侵波蘭時，這修院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修院。之後納粹來了，難民中的一千名

是猶太人，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他們。於是差不多所有的難民——約三千人，全都疏散到附近的村落、城鎮去，一部分猶太人躲在涅波卡拉諾（Ni-epokalanow）的聖母隱院中，穿著隱修

遇到需要爭辯的事體，我們不得不自問：「我是否應該把超本性的明智放在本性的明智之前？我是不是將我自己的救贖和他人的救贖放在前頭？」

士的會衣。漸漸地，他們都被捉去了，和修士們一樣。大部分修士死去，或在奧斯維茲被殺。有人告訴我，一個猶太生還者躲在修院裡，直至1944年終於被捉去。修士們固然做了違反本性明智的事，但他們做了身為天主子民應做的事。

遇到需要爭辯的事體，我們不得不自問：「我是否應該把超本性的明智放在本性的明智之前？我是不是將我自

己的救贖和他人的救贖放在前頭？」我必須承認，我的一生中多次沒有這樣做。我把其他事情放在第一位：舒適、方便、愉悅、被接受、被尊重、野心、別人對我的想法等等。也許你從沒有面臨他人公開地敵視你的宗教，又或許你從不曾遇到陌生人給你惡名、向你唾面、惡言羞辱你。我以為有過這樣的經驗並不太差，這對你的靈魂大有好處。任由人家咒罵你吧，一、兩次以後，你根本不再會把它當作一回事了。可是我們怕任何衝突，當我們應該說話的時候，本性的明智叫我們保持緘默。

不幸的是，20 世紀的基督徒多次應當挺身說話的時候，卻沉默不語。也許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我們不習慣被人攻擊。福音和教會極力提醒我們，必須以超本性的明智和勇氣去面對邪惡。教會慶祝殉道者的節日，就是要我們記取為真理而受苦的必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共產黨迫害下的許多犧牲者，在在呈示人怎樣為了自己和仇敵的永遠救贖，而做出本性不明智的事。

我見過一些納匝肋聖家修女會波蘭籍修女，穿著會衣，跪在土坑邊的照片。她們遭槍殺後立即被拋入土坑內。人怎會射殺穿著會衣的修女？他們怎會射殺兒童？你在哪裡找到這樣的人？其實，他們是被塑造出來的。簡單得很，你只要恫嚇他們、威脅他們，然後說服他們其他那些人不是人。我和一些曾經被囚在奧斯維茲的神父談話，

他們告訴我：「我們被一些憎恨動物的人將我們像動物般對待。」

在納粹黨成立週年紀念日和希特勒的生日，每一個集中營裡有十個神父被殺以作慶祝！這些瘋狂的人物如何得以掌管一切？就是那些本該反對納粹黨的人，都以俗世的本性明智去行事，而今天看來是多麼懦弱。我們這社會多麼不明智，超本性的不明智。

我們有的是表面看來似是明智的事例，這在美國尤其明顯。二十年前，同性戀權利日在紐約舉行，警察奉命不准有任何行動，不要把它當作一回事看待。抗議者赤身裸體在聖博第主教座堂（St. Patrick's Cathedral）前面走過，在第五大道上及主教座堂前作猥褻的行為。紐約市長參加了當天部分的活動，那所謂的同性戀遊戲。他歡迎同性戀團體到紐約，他當然有這種自由。可是，當天那些違反該法律的人，難道不像其他人一樣受到法律的約束嗎？

那天，紐約聖博第座堂的彌撒被 ACT UP 組織及其他激進的墮胎組織騷擾時，警察大為反感，因為他們被令「不要插手」。最後，彌撒中出現大騷亂，警察在八分鐘內把搗亂者逐出教堂。示威者實在做得太過分。彌撒後一位男人含著淚對我說：「布爾什維克人儘管壞，也從來不曾擾亂彌撒。」最奇怪的是，當天的示威者揚言，也真正相信，他們的行為可以使人對同性戀更尊重和了解。這實

在一點都不明智。

我一生從不曾想過因性別問題而得罪任何人。我時常都設法為那些背負著性別認同重擔的人爭取了解和同情，我不想冒犯他們，正如我不會冒犯一個年老、禿頭、患白化病或說話帶腔調的人一樣。我母親從小把我調教好，可是我得承認，我曾被侮辱、被誹謗。我在一個墮胎機構前唸經，他們說：「修士先生，回到你舒服的生活去吧！」我真想說：「來和我們一起過一天吧，你晚上十一點準會累得站也站不起來。」我決定指摘一張由國家藝術基金付款購得的攝影作品，畫面中一個塑膠苦像被浸在那藝術家的便溺中。我認為我的決定是明智的，儘管我的指摘使和我一起抗議的人都被一份所謂「自由的」天主教報刊登在頭版上並加以取笑。

## 真正的明智

我們要真真正正地明智。要有一些普通常識，不要把精力用在無謂的活動上；非有必要，避免冒犯任何人；要把一切事情組織安排得妥善，好能向永生的目標前進。我並不是說所有人都不明智，我只是鼓勵所有人都真正地明智，先去尋求天國和天主的義德，其他一切自會加給你們。請你們不要害怕，吾主耶穌對宗徒們說：

看，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羣中，所以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你們要提防世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議會，要在他們的會堂裡鞭打你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帶到總督和君王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證。當人把你們交出時，你們不要思慮：怎樣說，或說什麼，因為在那時刻，自會賜給你們應說什麼。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父的聖神在你們內說話（瑪十16-20）。

聖瞻禮六的當天，本性明智的宗徒們在哪裡？不明智的婦女又在哪裡？不明智的婦女一面哭泣流淚跟在十字架後面，和耶穌一同走過苦路（Via Dolorosa），她們站在十字架下，她們走到聖墓去。你可曾注意到，在苦路善功中，婦女遠遠超前，男人只在後面。婦女們是真正明智的人，有著超本性的明智。

比拉多設法做得明智，聰明地避免一場暴動，卻成了世界歷史中第一個法定的罪人。他的名字在主日每一台彌撒中、每一串默想耶穌苦難的〈玫瑰經〉中被提及，他殺害了耶穌。

在達周（Dachau）博物館有一張照片，記錄納粹官員在布亨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飲宴，手拿大啤酒杯，一頭德國大牧羊犬在他們當中，大家看來十分快樂，可是他

們坐在錯誤的一邊，因為照片旁邊有六國文字，寫著：  
「他們如今在哪裡？他們如今在哪裡？」

## 基督化的觀點

我提到私人事體的原因是我常被一些相當不錯的人指摘，認為我不夠明智。我對人世的不明智是這樣開始的：記得有一年聖誕前夕，我在聖道明修女會工作，我居住的地方是紐澤西的加特維爾（Caldwell），我從工作的地方走回家，自忖道：「要是耶穌基督在我們這小鎮出生，祂要在哪裡出生呢？」在黑人區的方濟各街上有一間小小的聖堂，我說：「若是耶穌基督要降生在這城中，祂將要降生這小聖堂裡。」走在這小街上，看到美籍非洲人住的簡陋小房子，我愈覺心有所感。那是北方所謂「種族隔離政策」的時代。

1940年代，我還只是個青少年，我已決定盡我所能為反對種族主義作見證。我當年並不明白什麼是「種族隔離」，但我可以見到美籍非洲人被欺負，許多人都不明瞭我深信「種族隔離」是違反天主的誡命，是極可怕的傷害人類的罪。這是遠溯至奴隸制度時代留下的惡果，以致今日仍留在我們這世代中的無助感、自我憎恨、缺乏自尊，往往導致犯罪行為。這一切根源於忿怒、反感，使不少美籍非裔青少年的生活脫離常軌。

## 明智與愚笨

我對不同行為的想法可能令人覺得困惑，現在讓我簡單地指出明智與愚笨的分別。明智之中又包含著與天主意旨有關的超本性的明智，以及與日常生活所需的事物有關的本性的明智。此外，也有虛假的明智，比如有些人因為無知而做出邪惡的事，因為他們不知道該怎樣做，或者害怕反對大多數人的主張所產生的後果。

一個良好的基督徒怎樣從這潭渾水中冒出來？第一步是立下決心，以福音的教訓和基督的典範作為明智的根據。其次，基督徒必須分清楚本性的明智在追尋本性美好的事物；超本性的明智則是追尋天主之國。這兩種明智往往配合得很好，但有時也不一定配合，因為超本性的明智可能要求人放棄某種舒適，甚至犧牲一些自己認為珍貴的東西。第三，當我們面對極大的邪惡而無能為力，出於明智而保持緘默時，我們必須記得沉默並不是最好的回應，以天主之國的觀點來說並不是聰明的。這是情有可原的，可能在當時是唯一可以做的事，但我們應盡力避免這種情形。由於在邪惡面前愚笨地做出這樣的事後感到內疚，我們往往會為自己的不智辯護，說那是德行。這就使我們失足了。

天下間沒有比跟隨基督更為聰明的了，世界上沒有比

照著福音去尋找快樂更穩當的了。為了追隨吾主耶穌定下的目標而犧牲的人，在世人的眼光中可能是不幸的，可是他們獲得無比的內在平安。單是這一點，已足以使超本性的明智在這混亂的世界中，成為最可行的方式了。

請明智一點，在這個危險的世代不要招引任何不必要的敵人，專心注視著目標，那不是尋求世人接納、財富、舒適、野心的目標，而是明智地先求天國和祂的義德，其他一切將加諸於你。「凡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要承認他；但誰若在人前否認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認他」（瑪十 32-33）。

聖斯德望說：「看，我見天開了，並見人子站在天主右邊」（宗七 56）。他是為了超聖的明智而被殺的。要明智！要聰敏，不要愚笨，要有正確的明智。

## 默想

---

1. 本性的明智和超本性的明智有什麼分別？
2. 本章所列的例子說明《天主教教理》怎樣界定智德？
3. 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養本章所述、由教會界定的明智之德？
4. 吾主耶穌在祂的一生中怎樣行使明智之德？



## 祈禱

---

吾主耶穌基督，祢一生中的每一步都是由天主聖神所導引，真理注滿了祢靈魂中的人性和神性。求祢遣派祢的聖神降臨於我，使我在此世中能明智地判斷事物，若我有本性的明智，而這明智對我有助益，我願意接受這恩賜；但最重要的是讓我擁有祢所給予的明智，先尋求天主之國及祂的義德，我知道其他的一切都會加給我的。

請幫助我在所做的一切事上表現出尋求天國的明智，並助我遠避此世虛假的明智，以及一切短暫易逝的事物。  
阿們！



## 第二章 義德

秉公行義，能叫義人喜樂；但為作惡的人，卻是恐懼。

——箴廿一 15

義德是倫理的德行，在於依循恆久和堅定的意願，給予天主和近人所應得到的。對天主，義德又稱為「虔敬的德行」（virtue of religion）。對人，義德使人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奠定人際關係的和諧，因而促進人類之間的平等和公益。有義德的人經常在聖經中被提及，他們思念正直習以為常，對待近人公正不偏。

——《天主教教理》，第 1807 條

就像智德有本性的和超本性的一樣，我們也以同樣的步驟去分辨義德。本性的義德要我們對人、對天主公平而誠實。為了這緣故，我也會在本章中論及本性的宗教德行，它指引我們去尊崇天主，並遵守自然的法則和行為的常規，那就是要所有人對造物主表示欽崇感激。超本性的

義德是遵從基督和祂的教會的訓導，牽涉到與生命有關的各方面訓導。基督徒在義德方面對天主及信仰實踐的責任，兩者有重疊之處。

幾乎世界所有人都尊重公義，並要求得到公義的對待。幾乎所有人，甚至那極不公道的人都有公義的意識。一次心理學家在監獄中對犯人作了一個研究，把一些喪心病狂、毫無良心的危險犯人，和一些普通的、可能是初犯的人比較，要他們解答一些倫理及道德的個案，而這些個案類似於給修生們練習準備聽告解的個案。結果顯示，患精神病的惡犯比普通的犯人做得好。他們顯然有「對」與「錯」的觀念，只是他們的這些觀念應用在別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若是你和這類人交往，他們可能很快便說出這種話：「你自稱是個好的基督徒，你竟對我做出這樣的事來。」他們會理解到別人做得不義，卻看不出自己的不義，精神錯亂的犯人是一目失明的——看自己的那隻眼睛。

## 正義與法律

公開生活中，人們時常談到正義，但很少涉及真正的正義。由於司法制度傾向接受公眾的審查，這種現象愈見明顯，多少案件的結果根本是取決於律師的才幹。許多時，有錢人聘用了技巧純熟的律師，往往可擺脫謀殺罪；而窮人往往因小小的錯犯，甚至毫無證據被判入獄。不要

以為公眾生活所做的可以達到真正的公義，事實上，「公義」的天秤往往傾向有財勢的一邊。

我認識一位有責任感的青年，被判入獄好幾年，他說自己是無辜的，被警察栽贓，把毒品放在他身上。後來該地區的十多個警員因刑事案被控，包括放毒品在辯護人身上，但這對地方的檢察官並沒有影響。許多時，政府官員並不是為了正義而出任公職，他們只想把一些人定罪或開脫，毫無正義可言。

儘管如此，一些較古老的法院門前置有一尊蒙著眼、手拿天秤、象徵公正的女神石像，表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其實，即使我們在最好的環境中，也不一定常常做到公義。許多時，同樣的行為，在這一城中你可能被判罰二十五美元；而在另一城中，卻被罰監禁三十天。

然而，人人都尊重公義。這是本性的德行，要我們給予每人應有的、適合的待遇。可是我們是否時常都知道什麼是公義呢？說到稅收和遺囑時，有誰曉得什麼是公義？美國式的富裕有時是剝削貧乏弱小國家的結果，我們是富裕了，但其他一些人則是貧窮的。

我們的外交政策往往不是出於正義，而是出於對美國的納稅人有什麼好處而制定的。你可能在大機構、大企業有投資，但它們可能做出極不公義的事情來。

例如，多年前我在菲律賓主持退省，經過一條大約有八十多戶人家的原住民小村落。遠在難以記憶的年代，他們擁有一座小山頭，以畜牧維生，那是他們擁有的一切，遠在西班牙人來菲律賓之前這地方已屬於他們的了，從沒有人過問他們的擁有權。然而，一間菲律賓的大公司，據說是屬於洛克斐勒（Rockefeller）王國的一部分，把村民提上法庭，沒收了他們的土地，村民毫無自衛的能力，因為他們沒有地契。事情發生在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總統的時代，傳教士們告訴我，村民無法挽救他們的山地，因馬可仕把它賣給了美國的大財團。這小山嶺的屬權和自然資源流入龐大的洛克斐勒集團的財富裡，而其中一部分金錢用作支持世界各地的墮胎機構，因為這是洛克斐勒基金的「重要工作」。

## 隱藏的不公義

我們喜歡以為美國立國的理想之一是正義，可是美國主要資金的十分之一卻是由奴隸極不公平的工資賺來的。

香蕉的價格向來保持得相當低，因為摘香蕉工人的工資十分低。不要不買香蕉，因為摘香蕉工人需要工作糊口，但你要知道你吃香蕉的時候可能在參與不義的行為。不要以為你可以避免參與不公義的行為。你坐遊輪去加勒比海或墨西哥度假，你看見穿著白制服滿臉微笑的服務

生，彬彬有禮地侍候你；可是他們屋子的地面可能只是泥地，唯一的水源可能只是屋後的一條小溝。不要不去度假，但去的時候要知道，這一切之中隱藏著可怕的不平等。地球上的資源是給全人類享用的，但絕對沒法平均分配，有些人做牛做馬只能賺得微薄的收入，有些人不用工作卻賺大錢。這往往不是由能力而是由機會，或者是人性無情的作為決定的。

許多人往往是難以言喻的不公義的犧牲品。許多年前，在賓夕凡尼亞州（Pennsylvania）的礦區，一大片原本是農人擁有的田地被採礦公司掘得滿目瘡痍。農人們有地契，但地契中並沒有表明他們擁有地下的煤礦；因此煤礦公司可以來採取地下的煤礦，而不用給予分文賠償。你必須知道，住在富庶的國家，你總不免要牽涉到不義的行為。

因此，有些人說對窮人有愛德和仁慈，不單是慈善也是公義，因為我們虧欠他們。有些富人明白這一點，他們承認自己只是管家，負責管理天主所給的財富。他們慷慨大方，但很多人並不這樣。

正義是件奇怪的事，外教人說：「諸神的磨石轉得很慢，因為它們磨得很精細。」窮人並不比其他人更不快樂。他們常常病得厲害，家中常常發生災禍，但他們人人時時都可以歡笑。這有時看來難以置信，但他們的確可以享受生活。這是天主神聖的公義。比方我們團體的修士每

年夏天舉行一個街坊聯歡會，我們所在的地區是城中最高窮的一區，有些孩子的父母親都因愛滋病喪亡，由親戚或祖父母撫養。可是他們在街坊聯歡會中都能盡情歡樂，其中最大的遊戲節目是彼此投擲注滿水的汽球。會中的食物十分簡單，可是他們都覺得快樂，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東西。快樂是極主觀的。

我讀中學時，常常在高級的鄉村俱樂部當球童（譯註：高爾夫球場上為人背球杆、拾球的兒童）。直到後來我才發覺所有的球童都是白人的孩子，黑人只能洗碗盤。我覺得許多有錢的會員看起來也不見得快樂，有些會員十分粗魯無禮。我父親是個每天帶飯盒去上班的建築工程師，我們家是個大家庭，不是鄉村俱樂部的會員，可是我們對人都有禮貌。俱樂部的會員有些粗魯無比，使我禁不住奇怪：難道他們的母親沒有教他們禮貌嗎？正因為在俱樂部中工作，使我萌發要作修士的靈感，我對那俱樂部毫無留戀。

教會成員有時也處於不公義之中，教會的代表有時也像一般行政人員一樣，無意中做出不公義的行為。堂區的員工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薪酬。近年來，有些靠教友們的勞力來維持的機構乾脆放棄了。同樣，不少天主教大學也是這樣，原本是以傳教為主要職責的，如今已變得完全世俗化。我們要記得，發榮滋長的天主教大學一變而為完全世

俗化的機構，這並不是由於仇視天主教的政府接管了，或是由某些對宗教不友善的革命勢力壓迫宗教機構的結果；這樣的改變是由那創辦天主教學校的修會所提出、贊同及准許的。那些捐款興建天主教大學的人，原本是為天主教而捐獻的；那幾代以前犧牲的捐獻如今變得怎樣？即使在人性層次上也不算公義，在公審判之日，這些問題必然會提出。

這又牽涉到今日那些資助那種機構的教友，他們會不會被欺騙？令人驚奇的是，我們對於不公義竟那麼泰然自若。教會的機構可以很不公義，他們的成員可能和任何人一樣做出非常不公義的事來。我們應該覺醒，德行不是天主教徒的專利，我們每天都要努力持守正義。在公審判之日，我們將被問到：我們怎樣利用所得的一切，怎樣守正義之德。我們要如何回答呢？

在公審判之日，我們將被問到：我們怎樣利用所得的一切，怎樣守正義之德。我們要如何回答呢？

## 怎樣對付不義

如果你對一些不義的事情有罪疚感，那麼慷慨就是很好的辦法，尤其是你並不在乎是否有人會感謝你。一開始，我們可以慷慨地對待一些靠小費生活的人，像餐廳侍者、計程車司機等。慢慢地，我們養成好習慣，不時對那

些收入微薄的工人表示慷慨。此外，我們也可以支持一些法律，使不公待遇下的受害者得到更好的機會。

## 天主的公義

天主是公義的。祂是仁慈、美善和真理，祂不能行不義。在救贖工程中，公義必須藉由基督神聖的一生和可怖的死亡而彰顯出來，這是個奧祕，是我們不能理解的。基督那種死亡不是天主所要求的，但在神聖的公義方面顯然需要。基督必須來到我們的世界，遭受我們人類的坎坷與極度不義的對待。祂召叫世人到天國去，可是世界並不聽從祂。我們要明白，天父沒有意思要基督受難受死，天主願意基督降生。基督被釘是因為猶達斯、大司祭、比拉多、黑落德和其他人的作為。基督召叫世人獲得救贖。祂不必受死才可以救贖這個世界；祂降生成人已使我們成義。神學家說，因基督降生成人，我們成了天主的義子。古經上預言默西亞的死亡是真實的，而這些預言之所以發出，因為天主知道它會發生在祂的聖子身上，是人類濫用自由意志造成的後果。

預言並不會使事情發生，相反地，要發生的事使預言出現；這是個奧祕。如果你對天主的公義有懷疑，只要想想耶穌基督的一生，祂的苦難和聖死。就某方面而言，賬簿一定要結算平衡，邪惡必要被克勝，就如聖保祿宗徒致

希伯來人的信中所說的，代價是要付的，它不必是個可怕的代價，然而由於世人的惡意，它變得驚人可怖。

有人告訴我：「我以為人人都可以到天堂。」真的嗎？耶穌的比喻怎樣說？難道祂說這些比喻時在說謊？那些比喻是耶穌的心聲，而大部分比喻都談到最後的審判，警告我們有關永恆的失落。你若是不相信有地獄，可以到華盛頓特區的大屠殺博物館或奧斯維茲去看看，便會相信地獄這回事，於是你會開始認真去想想耶穌的話了。

### 基督徒對公義應有的責任

基督化的公義是要我們給天主祂應得的回報，從而了解要給其他身為天主兒女的人所應得的。基督徒有更大的責任持守公義，我們必須加倍留意，我們全都會不經意地做出不公義的事來。我們的富裕致使一些人貧窮，在某種情形下，我們不經意地收割了經濟剝削的果實。

私有財產絕對不是個人的權利，它受公義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由法律虛構出來的。誰有權擁有世界？只有天主才有權擁有世界。我們只是借用一小部分，沒有絕對的擁有權，全得按公義而分配。我們希望民法有時反映出公義，但不論它是否如此，有神聖的法律存在，因為天主本身就是公義。

## 宗教與信仰

因著本性的義德，天主擁有相當的權利。對天主的崇拜和信德並不一樣，崇拜與宗教的德行（即虔敬的德行）有關，也就是義德的一部分。威廉·班耐特在《美德書》中提到信德時，指出信德是超德，他寫道：

信、望、愛在傳統基督信仰要理中被認為是三超德，刻畫出一個人的態度，從宗教角度來看，他們在生命上是欣欣向榮的。

三超德來自聖寵。可是班耐特說，在承認宗教信仰對普世道德生活有顯著深度時，沒有什麼是明顯地基督化的；宗教信仰是任何主要宗教信眾生活中的紀律、力量與意義的泉源。那是由人性經驗而形成的一股強大力量，一個共同的信仰把人維繫在一起，這不是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複製的。

威廉·班耐特要說的其實是義德的次分野，稱為宗教的德行，那是大多數人覺得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二或九十四接受統計的美國人說，他們不單祈禱，而且相信「某一位」在聆聽他們的祈禱。那不一定是信仰，可能只是宗教德行的作為。不少人認為他們有信仰，可是他們有的其實是宗教，即義德的一部分。世人中、甚至在基督信仰中，

也有著世俗宗教虔誠，這是信德的自然基礎，但絕不可誤作是信仰。

我們有時遇到一些人，他們是教會的支柱，但完全缺乏愛德，我們以為他們至少有信德，或許他們連信德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世俗的虔誠。許多時，他們很不仁慈、很執著，十分自以為是，他們把教會和堂區當成是屬於自己的產業及社交的俱樂部。他們可能只是為了名譽，不受窮人或陌生人所歡迎。他們可能有俗世虔誠，但絕不是基督徒。

多年前，我是兒童村的神師，在紐約市皇后區開設了一間「兒童之家」。那裡不是富庶地帶，我們屬於靠近那區邊沿的堂區。我們的孩子有些是黑人和西班牙人，我安排他們在主日到新教或天主教聖堂去。第二週，我問他們：「你們有去參與彌撒嗎？」

「有啊！」他們說：「可是我們再也不會去了。」

「為什麼？」

「所有人都冷眼瞪著我們。」

「啊！」我說：「這樣嗎？我們下主日再去，我和你們一起去。」

我們去參加十一點的彌撒，坐在最前一排。果然有冷峻的眼光瞪著人看，但有一部分是從我這邊瞪過去的。如果有人對我說些什麼不滿的話，我要對他們說，他們不是

基督徒，只是俗世的宗教信徒。多少次本性的宗教德行偽裝成基督信仰？吾主耶穌對我們說：「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瑪七 21）。

吾主耶穌所屬的猶太教是天主藉亞巴郎、梅瑟以及先知們所建立的超自然信仰，又是處於羅馬人統治下的一個民族的平民宗教，既是國家的標記，也是宗教信仰。這是個真正的信仰，因為是由天主給予的。聖保祿宗徒以他平素的雄辯指出，有些人比他人做得較好，雖然他們具有同樣的天主經驗：

弟兄們，我願意提醒你們，我們的祖先都曾在雲柱下，都從海中走過，都曾在雲中和海中受了洗而歸於梅瑟，都吃過同樣的神糧，都飲過同樣的神飲；原來他們所飲的，是來自伴隨他們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們中多數不是天主所喜悅的，因而倒斃在曠野裡了（格前十 1-5）。

在北愛爾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強烈衝突，不是為了信仰，而是為了宗教和民族認同的結合、年湮代遠的不公義、當代的經濟情形以及其他的不公義——其爭端並非肇因於信仰，而是源於不再具有德行的宗教。

我們都應該實行宗教的德行，信仰就是建立在這德行之上。我們應尊重任何要人向神祈禱並行善的宗教，這是

我們和印度教徒、佛教徒共同的地方。我們和他們沒有共同的信仰，可是我們都尊重宗教的德行，宗教德行首先要我們認真地對待所信的神明。我們的文化對於宗教道德是多麼薄弱，我們的文化能否稱得上敬神？我們對生命有沒有尊重？試看娛樂事業，電視中每天的節目是怎樣的？殺人。許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有些青少年會殺人，因為他們整天在電視看到的都是殺人、暴力。

羅馬帝國文明衰落時，皇帝供給人民以麵包和競技場。當年的競技場其實是武士們互相殺戮，以及基督徒被拋到鬥獸場餵獅子的場面。如今，我們在電視上見到暴力的場面。我們譴責羅馬人野蠻，但我們比他們好得多少？我們不是同樣以死亡與毀滅的電視節目去娛樂觀眾？

## 崇敬與宗教

我們常常聽人家說：「我不去聖堂，我從聖堂得不到什麼。」不錯，我們應該從那裡得到一些東西，但那只是次要的；我們到聖堂是為了參與彌撒，朝拜欽崇天主，感謝天主給我們視覺、聽覺、味覺、感覺、觸覺、生命、時間，以及一大堆其他福分。我們對天主有怎樣的態度？我們是否欽崇祂？我們是否對在聖體聖事臨在的天主欽崇敬拜？我們必須常常在這方面深切地省察自己。我們有什麼缺失？

可敬的若望·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是19世紀極崇敬天主的人，他認為除非我們對天主有著崇敬的心，我們永不能得到有關天主的知識。沒有崇敬之心，我們連宗教的德行也沒有，那是基督徒開啟信仰之門的條件。在天主教的高等教育中，以研習聖經的名義，普遍出現對天主和祂的教導不敬的行為。國內沒有一個天主教徒不曾見過嚴重地、有組織地濫用禮儀與不敬的情況。

聖奧斯定對「不看管基督羊羣的主教」大大非議<sup>1</sup>。他們是有名無實的主教，沒有走在羊羣之前引導和保護他們，免受豺狼侵犯。另一方面，吾主耶穌給我們展現出祂是個善牧。良善的主教，應以基督為榜樣，隨時準備為他的子民獻出生命：

傭工，因為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一  
看見狼來，便棄羊逃跑——狼就抓住羊，把羊趕散  
了，因為他是傭工，對羊漠不關心（若十 12-13）。

紐曼樞機有極大的宗教意識加上偉大的基督信仰，確是他那一代傑出的人物之一。而今天人們對宗教有許多成見，我要引用多段紐曼樞機的講道詞，藉以加強信友的信仰，並給無信仰或否定信仰的人一些啟發。

---

<sup>1</sup>參閱 *We are Your Servants* (Augustinian Press, 1986)，奧斯定著，Audrey Fellowes 譯。

有些人對宗教只感到一點興趣，但不願委身於依從基督及祂的福音教導，以致他們聽而不聞。吾主耶穌的話可以應用在大多數智識分子及其學生身上，「他們看，卻看不見；聽，卻聽不到，也不了解」（參閱瑪十三13-17）。紐曼的觀察總結出一大堆「對宗教有興趣」但不信從的人：

心靈毫無準備卻以自己為宗教真理的法官，豈不是普遍而嚴重的錯誤？「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若十14）；「他走在羊的前面，羊也跟隨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若十4）；「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瑪五8）；「奧蹟顯示給良善的人」；「屬靈的人判斷一切事」；「黑暗不能領會他」。遲鈍的眼目看不見；重濁的耳朵聽不到。在俗世的學校裡，趨向真理的道路被視為開向人心的大路，不須懷著尊崇之心就可以接近真理。每人都受同一程度的看待，確切地說：心智能力、敏銳感、洞察力、精微之處都足以是真理的嚮導。人們認為自己有全部權利去討論宗教問題，好像他們是修道人似的。他們按自己的興致談及真理最神聖之處——在毫不慎重的精神狀態下，在娛樂消遣的時候，在把酒談笑中。從外在的一大堆教派黨派以及個人內在的清

晰意識，他們作出的結論往往是：所謂宗教真理不外是個名稱，人人都對，人人都錯。他們的探求最終在黑暗中結束，他們也成了無差別主義者<sup>2</sup>。

許多人抱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教會的敗壞日子；然而，在那些歲月中，至少大家都有著崇敬之感，沒有人在聖堂內高談闊論。聖公會教派的作家亞倫·華滋（Alan Watts）哀歎西方世界最後一個可以在公眾場合體驗到絕對靜默的地方——在天主教彌撒中成聖體的一刻——已經失去了。

我們虧欠天主的第一件事就是對祂的欽崇和尊敬，崇敬的意思是承認祂是無窮無限的。沒有受造物可探入天主永恆的深度，我們甚至沒有「無限」的概念。愛因斯坦說，那些對宇宙的奇妙不覺驚詫的人，倒不如死去好。他稱他的宗教是「對無可限量的至高神靈所發出的謙遜欽崇之情，祂在最纖微的細節顯示祂自己，而我們只能以脆弱無力的心智去體會<sup>3</sup>。」

---

<sup>2</sup> 紐曼樞機（J. H. Newman）著，*University Sermons*, Sermon 10: “Faith and Reason, Contrasted as Habits of Mind,” n. 43.

<sup>3</sup> Lincoln Barnett,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68), 106.

## 宗教與信仰

若我們越過對天主應盡的公義和宗教去看信仰，我們會體認到基督徒有更大的責任、更高的要求。根據天主教信仰，基督耶穌是天主三位一體的第二位，天主聖子在恆久以前早已存在。祂空下自己，在特定的時期取了人性和人的靈魂，可是祂的神性從永恆早已存在，並且繼續存在。祂的神性不是在人性開始時才存在的，祂是無始無終、神聖的品位。因此，像某些懷疑論的「基督徒」學者所主張的，「吾主耶穌並不知道祂自己是誰」，這說法無疑是十分不敬的。當我們提到基督或是聖經時，必須以極大的崇敬之心出之。

我們對天主必須尊崇和服從。有關天主的存在或祂的屬性，我們可以誠懇的態度去探索，可是人們常常以不敬的心去問，不假思索地說：「我不以為有神存在。」或者「有沒有神真的那麼重要嗎？」這些都是十分不敬的。

在所謂「啟蒙運動」以前，人們的想法不一樣。他們有時可能表現得好像沒有天主一樣，可是他們不會說天主並不存在。問題所在是：天主有沒有對祂的子民顯示了自己？撇開聖經，理性當然贊成那假設。紐曼樞機這樣寫道：

毫無疑問，藉著理性本身最堅強的假設，啟示

深深銘刻在我們心上，很難相信啟示不是來自賜與，就像人類的品格實際顯示了的。你禁不住期望啟示來自絕對慈悲者之手，你覺得自己全不堪當。那不是你有權得到的，而是祂感召你希望得到它；不是你堪當這賞賜，而是那堪當你的造物主的賞賜。啟示有著那麼大的可能性，既然已經賜給了，因而不需要任何證據。最重要的事實是世上有一位造物主，一位隱藏著的、強而有力的造物主，祂背負著你前進，把你放在啟示的門檻，任由你在那裡誠懇地舉目向天祈求一項啟示出現的神聖標記<sup>4</sup>。

人們往往喜歡不勞而獲，不願努力探尋一項啟示是否已賞賜了；他們希望不費什麼氣力，證據便出現在眼前<sup>5</sup>。

今天，不少人拒絕承認天主存在，不視祂為神或是他們生活中的臨在，這是近代人極度不崇敬的實例。

另一方面而言，一種虔敬的心智存在著：

一顆篤信宗教的心永遠有驚奇，而沒有宗教心的人所蔑視、譏笑的正是這顆充滿驚奇的心。虔誠的心永遠自本身之內去探求外在，永遠在沉思天主

---

<sup>4</sup> 紐曼樞機，*Discourses to Mixed Congregations*, Discourse 13: "Mysteries of Nature and of Grace."

<sup>5</sup> 紐曼樞機，*Grammar of Assent*, chap. 2: "Revealed Religion."

的話語，永遠和天使們一同「探入」這些話語內，永遠體認出它所倚靠的「祂」，而祂是所有真理和美善的中心。物欲的、驕傲的心智只以本身為滿足，喜歡停留在安逸之中，即便他們聽到奧秘時，也毫無察看偉大景象的虔誠好奇心，那怕只要稍稍跨出他們的範圍；又當這些偉大的景象正好落在他們面前，他們卻因它而絆倒。相信基督奧蹟的人與不信的人有著天壤之差，其間的分別宛如把心神繫於天主的思想之上，或繫於自己之中；舉心歸向天主，或將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繫在我們身上；讚美天主，或讚美理性；以天主的力量去衡量事理，或以自己的愚昧去衡量事物。為了給他們以啟示，沒有其他理由，只有得蒙眷顧這個理由——廣施恩寵的那一位，提升我們、煉淨我們、令我們崇敬，使我們懷著期望與虔誠——實實在在已足夠有餘了<sup>6</sup>。

有些人對於私人啟示過分輕信，甚至迷信；而另一方面，一些人卻稍有疑惑便假定這些啟示絕不可能發生<sup>7</sup>，因此拒絕接受像露德（Lourdes）、法蒂瑪（Fátima）或帕賴

<sup>6</sup> 紐曼樞機，*Parochial and Plain Sermons*, IV, Sermon 19: “The Mysteriousness of our Present Being.”

<sup>7</sup> 葛羅謝爾神父（Father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著，*A Still, Small Voice*（Ignatius Press, 1993）。

勒莫尼亞勒（Paray-le-Monial）等聖蹟，貶低天主透過耶穌聖心對人之愛的默感。懷疑論者可以接受聖五傷方濟，因為他對雀鳥說話，他撰寫美麗的經文，可是他們忘記了他有過基督的神視及接受了五傷。他們喜歡在田野行走及接待痲瘋病人的基督，可是一想到祂治癒病人、祂從死中復活，他們就覺得備感威脅。他們缺乏神祕和驚奇之感，把宗教視為可以用他們有限的心智去量度的事物。

人生中不少事物是超乎人類心智限度的，像在露德等地所發生的肉體上及道德上的治癒，在墨西哥的瓜達露佩（Guadalupe）聖地的聖母像奇蹟，這不是任何人可以藉理智解釋的，它不是繪畫、紡織印染或攝影的作品，這幅畫像仍是個奧祕。若你從未去過一個聖地朝聖，你可能錯過了強烈的宗教經驗，你可能錯過也許是你一生中的最高境界。我們討論信德時，將會討論到更多超乎宗教的事體。

## 天主的公義和我自己的公義

天主是公義的，祂不單預期我們做一些事，也獎賞那些履行他們本分的人。那些相信祂、在困境中仍忠於祂的人，必得到賞報，祂言出必行。天主是公義的，不論是在我們生前或死後。一個人死了的時候，可能有些事情需要解決，例如有些罪需要赦免、壞習慣需要克服、對人惡劣的態度應該改掉、不肯寬恕人，以至對家人親屬的反感等

等，於是我們從中得到煉獄這美妙的觀念。我常常覺得煉獄是世界上最明顯的事。由於天主是公義與神聖的，在我們進入全聖全善的天主臨在之前，必須洗淨一切缺失和罪孽。因著基督在十字架上可怖的死亡，祂為我們付出救贖的代價，可是我們必須和救贖的聖寵合作，並全盤接受它。我們心靈的煉淨在此世開始，但淨化到什麼程度，全看我們怎樣合作，否則這煉淨要在死後完成。

你對家人、朋友、敵人是否公義？你對去世的人是否公道？你對父母有沒有虧欠？你對他們是否有足夠的知恩心？你對老師或童年時代照顧你的人

有沒有感恩？你對最親近的人，像配偶、兄弟姊妹，有沒有虧欠？有沒有未償還的債項？

你對家人、朋友、敵人是否公義？你對去世的人是否公道？

天主是公義的，所有對人的不義都要償還。耶穌告訴我們：「非到你還了最後的一文，絕不能從那裡出來」（瑪五 26）。祂已經盡力替我們還了債，但我們必須盡自己的本分。

我們有沒有用了太多世物？是否用得不適當？我們可有想到窮人？有時因我們的富裕，以致他們變得貧窮。我有沒有對別人談到公義？我們可以肯定，我們去世之時，靈魂上每一項不義都要算清。對天主，對我們認識的人、愛的人、窮人、有需要的人，我們可曾公道對待？想想發

生在未出生的嬰兒身上的不公義，那可憐的未婚母親被迫墮胎。

我們生活在極不公義的時代，對公義談得多做得少。協助人獲得公義的對待後，卻眼看他們對別人不義，這樣的經驗實在慘痛不堪。誰說一個被欺負的人得到公平的待遇後不會對人不公義？對我而言，我公義地對待一個人，至於他怎樣做並不重要。桃樂西·黛（Dorothy Day）常說，我們賙濟窮人是因為我們欠負了他們，並不是我們行了愛德。我們看到街頭上無家可歸的人時，他們可沒有向我們要什麼，但給他們一點幫助是正義的行為。他們可能有精神病，被應該照顧他們的社會遺棄了才淪落街頭的。

奪取無辜者的生命是公義的嗎？有時甚至修道團體中也可能做出不義的事來，這便是需要司法制度去糾正的原因。在公審判之日，我們在世上受到的不義不再存在，可是我們將要被問有否為公義而出力。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天主不單是公義的，天主本身就是公義。祂又是仁慈和愛，祂神聖的特質不能缺少公義或仁慈而存在。感謝天主，否則我們全都無法得救，但我們也有責任賠補因我們的不義造成的傷害，例如剝削窮人的工資、欺騙孤兒寡婦。

有時候，為了公義，我們要挺身說話。我們要時刻記得尊敬天主和祂的化工。如果天主准許我的願望得償，我

希望所有基督信徒和其他信徒都能敬神。如果所有人都這樣，一切事情自會各得其正。吾主耶穌說：「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瑪六33）。

## 默想

---

1. 本章中怎樣解釋《天主教教理》對公義的定義（參看本章之始的引文）？
2. 在公義方面，我們對天主有什麼「虧欠」？
3. 誰是我們的鄰人？我們在正義方面，對他們有什麼「虧欠」（參閱路十 29-37）？
4. 你在日常生活中怎樣確實地守義德？



## 祈禱

---

啊！吾主耶穌基督，祢在這充滿不義的世界中，祢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驚人的不義的犧牲者。祢要我們公義和仁愛，祢教門徒先履行對天主的本分，但祢從不忽視他們對人的本分。許多時，祢並不截然劃分公義與仁愛，在祢神聖的愛中，祢總是毫不保留地給予。在祢神聖的一生中，公義和仁愛從沒有太大的分野。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必先保持公義然後仁愛。啊！主，天主！請幫助我們因著祢的聖神，跟從祢正義的道路、仁愛與公義之路，時常都將祢最強而有力的教訓放在首位，好使我們能正義而慷慨地愛人。阿們！

## 第三章

### 勇德

凡一切信賴上主的人們，請勇敢鼓起你們的心神。

——詠卅一 25

**勇德**（剛毅）是倫理的德行，它確保人在困境中有毅力，在追求良善時有恆心。勇德堅定人的主意，在倫理生活中力拒誘惑，克服困難。勇德使人能夠克勝恐懼，視死如歸，冒險犯難，甘受迫害。勇德能夠使人為了維護正義的事，甘願放棄一切，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上主是我的勇力與歌詠」（詠一一八 14）。「在世界上你們要受苦難；然而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十六 33）。

——《天主教教理》，第 1808 條

多年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見一羣美國主教時，說到一個字：Coraggio（勇氣）。我們生活在一個極需要有勇氣的時代，教會看到她近代最大的敵人之一——馬克思共產主義崩潰之後不久，便被敵人四面包圍。此外，教會內

部又有猶達斯們，他們像福音中莠子的比喻一樣，時常存在於教會麥田中，而背叛基督和祂的教會的現象在梵二大公會議後的年代中尤其明顯。

納粹占領波蘭期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個修士，若是他被發現，一定會被處死或送入勞改營，折磨至死。他的一生是勇德的模範。勇氣的意義是在危險中表現出力量和剛毅，但也見於日復一日面對生活的挑戰。生活中的困難、挫折、被誤解、失敗、被傷害等等，一切都需要勇氣，有時可能比面臨極度危險更需要大勇氣。

這種倫理的德行是人人都欽羨和承認的。每一個成長、發展中的國家都在歷史上留下顯著的英雄和勇氣事蹟，而一個衰落中的社會（像美國）的徵狀之一，就是缺少對有勇氣的人之欽仰。美國原是由一些勇者所創立，他們是一羣說得到做得到的人，他們「若不人人團結一致，就只有各自步上絞刑一途」。在「獨立宣言」中簽署的人本身是不列顛皇室的叛徒，原是應該為皇室效忠，若他們被英國政府逮捕，一定要被處死的。

美國的祖先勇敢地面對凶險的汪洋大海，乘風破浪來到美洲，在艱困的環境下拓荒。我們中大部分人都是天主教徒移民的孩子。許多歐洲人在 19 世紀及 20 世紀來到美國，在紐約艾里島（Ellis Island）和堡壘園（Castle Garden）的移民中心，以無比的勇氣面對不可知的未來，在人地生

疏的異地，可能得到較好的生活，也可能是死亡。他們抵達後，要經過健康檢查，他們盡力避免咳嗽或面帶病容，以求通過體格檢驗，能夠獲准註冊入境。

今日紐約大多數貧民區中散布著移民建造的龐大聖堂、猶太教廟堂、學校和大墳場，他們建立了無數宗教和社會機構，以照顧他們及他們的子女，從初生嬰兒到年老。這一切都是他們以每小時只有幾分錢的工資建造出來的。怎麼可能？全憑勇氣。

可悲的是，我們不再欽敬勇氣了，也沒有人歌頌勇氣。華盛頓越戰紀念碑前的三個士兵臉上帶著恐懼的表情，而古舊的戰爭紀念物卻顯示出勇氣。那是本性的道德使人甘願面對極大的危險，或在一大段時間中忍受極度的困難，好能達到他們自己訂下的崇高目標，這和故作勇武的愚勇不同，愚勇的行為通常都是以自我為中心。

### 超本性的勇德

基督徒超本性的勇德使人不怕面對危險及艱困，以求得救贖的終極目標或幫助他人達到這目標。我們要記得，本性的德行其目標為在此世過良善的生活；而超本性的德行則藉聖神的恩寵，以永恆的生命為目標。兩者可以並存，我們可以同時有本性的勇氣和超本性的勇氣；但可能有其一而無另一。

勇德除了是一種德行之外，也是聖神的七恩之一。天主聖神的七恩和普通德行相當不同，在某方面來說，幾乎是相反的。天主聖神的恩典有時並不給予一個具有某種特質的人，一個普通人單單因著天主的恩寵而領受了恩賜。因此，天主聖神可以使一個懦夫變為勇者，或是一個愚蠢的人成為好的輔導者。

在我們的社會中，勇氣理想的觀念由於人的自私自利而大大地減弱了。假如我在世俗意識中是個重要人物，而我的願望是享受歡愉、爭取勢力，那表示我對勇氣沒有興

勇氣理想的觀念由於人的自私自利而大大地減弱了。

趣，我才不要為別人喪失生命，我不想為學校打球，不想指揮輕騎部隊。我不以為堅忍有什麼重要。只追尋歡樂的必然結果是避免任何疾苦。你覺得天氣熱有點不舒服？趕快開冷氣。你頭痛？趕快服止痛藥。你喉嚨癢？跑到最近的藥房去，在架上找出每一種傷風藥吞下去，直至頭昏腦脹，然後對遇到的所有人（如果剛巧沒有遇到人，就打電話給你認識的每一個人）訴說你病得多麼嚴重，多麼辛苦。啊！自我主義！

這又怎能和基督信仰調諧？我們的宗教是由說了下面那些話的那位所創立的：「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

命，必要獲得性命」（瑪十六 24-25）。又說：「人要把你們逐出會堂；並且時候必到，凡殺害你們的，還以為是盡恭敬天主的義務」（若十六 2）。這的確不是愉快的事。我們不想面對基督信仰陰暗的一面，苦像一度提醒我們基督為救贖世界而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我們在聖堂內改用並不令人信服的基督復活像取而代之。我們想避開基督聖教的挑戰：十字架。

多年前，寇克樞機（Cardinal Terence Cooke）想為天主教同性戀者成立一個組織，幫助他們過貞潔的生活。這組織名叫「勇氣」（Courage），因為它所需要的正是無比的勇氣。該組織教人接受挑戰（包括一些神職人士）。有趣的是，這名稱是由最初成員選取的，要和另一個不鼓勵貞潔的團體「尊嚴」（Dignity）作對比。尊嚴一詞顯然是更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

不幸的是，今日世界的風氣是將每一件事變成輕鬆容易，剔除人生各種挑戰，這是打擊勇德最嚴重的一面。勇德就是在艱困的處境中堅忍不拔，心甘樂意走完全程。

我一生中遇過最勇敢的人物之一是西茲截克（Walter Ciszek, S.J.）神父。他原本已被修會列入已亡會士的名單，但後來又證實存活。他在羅馬被祝聖為耶穌會會士，他的志願是到蘇聯傳教，1939年進入蘇聯後便了無音訊，1943、1944年間，耶穌會宣布他已死亡，並為他舉行亡者彌撒。

約二十年後，他重新出現。原來他一直在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他在勞改營中鼓勵與他同一命運的囚犯，為他們主持三十日退省。他寫了兩本有關他的經歷極精采的書：*With God in Russia*、《西伯利亞的沉思》（*He Leadeth Me*）<sup>1</sup>。

另一位勇敢的人物是羅哲克蒙席（Monsignor Arthur Rojek），他在奧斯維茲、布亨瓦德和達周等集中營度過四年半。他獲釋時瀕臨死亡邊沿，體重只剩六十五磅（他原本是個六呎三吋高的人）。我問他：「你被釋放的那天想些什麼？」他說：「我想，今後我可以應付生命中發生的任何事了。」

問問自己，以我目前的態度，我是否願意跟從那巡迴佈道者，正面對抗那些推動墮胎的當權者。

和受苦的人一同受苦，和哀悼的人一同哀悼，這是個德行。吾主耶穌說：「哀慟的人是有福的」（瑪五4），另一方面，祂叫我們背著十字

架。我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哀悼，而是說我們在哀悼時應保持忙碌，哀悼完了，應準備回到工作上。這對一些比較富裕的人是難的，窮人必須回到工作上，富裕的人可以留在家裡繼續愁苦。

在墮胎診所前抗議的人冒著被捕下獄及罰款的危險，這是要有勇氣的。我們的社會並不鼓勵人有勇氣，它以為

<sup>1</sup> 西茲截克（W. J. Ciszek）著，劉德性譯，《西伯利亞的沈思》（台北：光啓文化，1991）。

持相反意見的人是神經錯亂，為此，甚至基督徒對抗議也懷著戒心。只是聖善卻不是真正虔誠的人認為公開抗議有點過分，這一點值得我們默想，問問自己，以我目前的態度，我是否願意跟從巡迴佈道者，正面對抗那些推動墮胎的當權者。

### 超本性的勇德和日常生活

許多人對我說：「我真失望沮喪，我讓我的四個孩子讀天主教學校，可是沒有一個去聖堂。」這真是極大的傷痛。但奉勸父母們，不要只坐著哭泣哀歎，給他們一本《天主教教理》作聖誕禮物，邀請他們去聖堂。當他們失業時，問他們最後一次祈禱是什麼時候。讓他們知道你不是生氣，而是傷心和失望。

許多人要忍受難以相處的配偶，可是在美國有一個見解，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快樂的，每一樁婚姻都應該是十全十美的。聖奧斯定本身是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論及德行時說：

當德行是真正的德行時——只有在人相信天主時才有可能——他們不會假裝保障有德行的人不至於不快樂，因為這是個虛假的承諾；可是他們知道，雖然人世生命往往被迫承受無數的病痛和苦

楚，但因著對天堂懷有希望，生活可以變得快樂而安全<sup>2</sup>。

我是說在艱難困苦時懷著希望——對永生的希望，這可以產生勇氣；而不是說盼望每件事都變得輕易或快樂。

聖奧斯定繼續說：

記得，泰倫斯（Terence）列舉愛人們所遇到的煩惱：

「冷落與爭吵，心神苦惱，  
今天是戰爭，明天是和平。」

一切人際關係往往充滿誤解，甚至朋友間純潔的情誼都不能免於誤解。一切歷史都只是冷落、鬥爭與苦惱的故事，而我們必須預期這種不愉快是定然發生的，而和平卻是毫無保障的——全賴我們的朋友不可測的內心意向，甚至即便我們今天可以看透他的心，明天還會有不測的事情出現。試以一個家庭為例，通常而言，誰不都是相親相愛？或至少，都希望彼此相親相愛。但有誰可以完全依靠家庭的親情？多少不快樂都是由於家人的不忠而生！在長時期和平的甜美之後，突然發現了不忠，這是

---

<sup>2</sup> 聖奧斯定（St. Augustine）著，《天主之城》（*The City of God*），第十九卷，第四章。

多令人感到理想破滅！又或者，這和平似乎是甜美的，而事實上不外是一種巧妙的偽裝。那就是人們讀到西塞洛（Cicero）動人的言詞無不喟歎的原因。他說：「沒有陷阱比潛伏著的恭順虔誠或掛名為家庭親情更陰險。你很容易避過公開的仇人，但當憎恨在一個家人的胸中潛藏時，在你發覺到之前，它已向你採取行動打擊你了。」

甚至神聖的啟示也提醒我們：「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瑪十36）。任何善人聽到這話都要為之心碎；因為即使他勇於忍受或醒寤提防，不忠、詭詐都會發生，而發覺了以後定然痛苦不堪，不管是真正的摯友變成叛徒，或是偽裝的情誼原形畢露，都不見得有什麼分別<sup>3</sup>。

我們必須懷著勇氣在人生之路上繼續前進；身為基督徒，我們甚至必須懷著寬恕和愛繼續前進。家庭生活的中心不單是親情，也是寬恕之道；不單是共享美好的時光，也是分擔彼此的十字架向前邁進。不少人在最艱困的環境中保持忠信、真誠，他們並沒有逃離戰場，而支持他們的是基督化的望德。我們可以在世界上胡混過去，並希望事情會好轉，這是本性的勇氣。可是我們的希望應該是為了

---

<sup>3</sup>同上書，第五章。

彼岸的天堂，超本性的勇氣來自聖寵，並建立在基督所許下和祂永遠同在的承諾之上。

一位太太給我電話，說經過漫長的歲月之後，終於有好消息，她的女兒十年來是個癮君子，終於被警方逮捕了。這到底有些希望，她女兒可能由法庭送到戒毒中心去。這位太太是個現實主義者，同時又是個有信德的人。我們必須仰望天主的仁慈憐憫，並對來世懷著希望，繼續活下去。勇氣和希望是互依互存的。

羅哲克蒙席告訴我，當美軍解放達周時，他們的坦克車衝破鐵閘，在鐵閘下面，門楣上藏著一個字：Spes，那是拉丁文「希望」的意思，大抵是由某位神父私下放在那裡的。在達周，十個被處死者中，就有一位天主教神父。

至於那些膽小害怕的男女，他們需要天主聖神的化工。下面一個故事幫助我們有正確的觀念。

法國大革命期間，一齣名叫《加爾默羅隱修士的對話》（*Dialogues of the Carmelites*）的歌劇在各地公演。其中一個角色白蘭芝（Blanche de la Force）是個初學生，當時修院中其他人決心殉道，她卻離開了修院<sup>4</sup>。理所當然，其他的修女象徵著信德和勇敢，白蘭芝則象徵懦弱。可是行

---

<sup>4</sup>Poulenc的歌劇根據1794年於甘比尼（Compiègne）加爾默羅修女會實際發生的事實寫成，但許多方面脫離歷史事實，例如白蘭芝（Blanche）一角是為著力於戲劇化的張力而虛構的。

刑之日，修女們步向斷頭台高唱〈伏求聖神降臨〉時，卻見白蘭芝到來加入行列，她在聖神之恩強固下，堅強起來，英勇地犧牲生命。歌劇在悲壯及凱旋的旋律中結束。顯而易見，修女們能以那種方式捐棄生命是由於勇德與恩賜，而白蘭芝的殉道主要是天主聖神恩賜的結果。

那敞開心懷接受天主聖神恩賜的人，要比以前更有勇氣。比起勇敢的人做出勇敢的事，懦弱的人做出勇敢的事給人更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從後者身上看到那純粹是天主的作為。教會歷史中，最沒有可能殉道的殉道者往往是十分普通的人，諸如家庭主婦、小女孩、補鞋匠，而那些貴族為基督和真理作見證時，往往受漫長而痛苦的死亡，他們在不為人注意的外表下是堅強的。六品聖樂倫（St. Lawrence）被火活活烤死的，他對折磨他的人說：「把我翻過來吧，我這邊身子已烤好了。」不少英國的殉道者不單以無比的勇氣面對死亡，更以極大的幽默迎接死亡。在上斷頭台時，聖多默·穆安（St. Thomas Moore）對劊子手說：「上尉大人，請幫助我安全地走上去，至於怎樣走下來，我自有分寸。」聖若望·費舍（St. John Fisher）把手杖交給劊子手說：「我再也不需要這東西了。」

我曾在蒲彌格神父（Father Miguel Pro）的墓上舉行彌撒。他是 1920 年代墨西哥教會被迫害時殉道的耶穌會會士。他不理迫害，繼續履行神父職責，甚至在總統府附近

公開給人施洗，被捕後遭槍隊射殺。我看到他留下的照片，張開雙手，一手拿著玫瑰唸珠，他最後的話是：「基督君王萬歲！」

有時候，面對每天的失意、粉碎的希望、背叛、失敗、無助感，甚至比面對槍桿更為難受。有時候，勇氣最大的考驗是面對無藥可救的絕症。若我們祈求勇德之恩，我們會得到的。大多數人不敢去求，所以他們沒有得到。不論是認識與不認識的、過去的與現在的，我們只要一想到那些勇敢面對死亡的人們，便會受到鼓勵去求勇毅的聖寵，這是在生命結束時最大的恩賜。

## 默想

---

1. 這一章的故事怎樣描述《天主教教理》對勇德的定義？
2. 在你生命中，你以哪些方式培養勇德？在跟隨基督時，你在什麼地方可以表現出更大的勇氣？
3. 以勇德去面對困難對你有什麼幫助？若你天性是怯懦的，你要怎樣做才可活出這德行？



## 祈禱

---

吾主耶穌基督，祢一生中充滿可怖的事情，而祢面對並克服這些障礙直到最後一刻。祢的人性心智給我們立下了榜樣，祢在山園中的痛苦顯示了祢人性中所經驗的恐懼，對於逃避或接受痛苦之間的激烈掙扎。而祢樹立了美好的表樣，好使我們在生活上遇到恐懼時，可以藉祢的恩寵克勝恐懼。

啊！仁慈的救主！祢的良善與愛把祢領到可怕的苦難和死亡。當我們面對人生的困難和黑暗，以至我們自己的苦難時，請給我們恩寵，好能追隨祢在革責瑪尼山園中的表樣。請幫助我對天父說：「爾旨承行於地。」阿們！



## 第四章 節德

的確，天主救眾人的恩寵已經出現，教導我們棄絕不虔敬的生活和世俗的貪欲，有節地、公正地、虔敬地在今世生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們偉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現。祂為我們捨棄了自己，是為救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洗淨我們，使我們能成為祂的選民，叫我們熱心行善。

——鐸二 11-14

節德是倫理的德行，它調節感性樂趣的吸引，並使人在運用世物時，保持平衡。節德確保意志對本能的自主能力，使人的欲望維持在合乎正理的範圍之內。有節德的人調節情慾以善作為取向，並保持著一種健全的審慎態度，「不要順從你的偏情和你的能力，去滿足你心中的欲望」（德五 2）。在舊約中，節德常受到讚揚：「不要順從你的慾情，要抑制你的欲望」（德十八 30）。在新約中，節德稱為「節制」或「有限度」。我們應當「有節地、公正地、虔敬地在今世生活」（鐸二 12）。

——《天主教教理》，第 1809 條

節制的德行在許多人心中有一種負面的印象。這的確令我們想到嘉莉（Carrie Nation），她是個高大強壯的美國本土人，她是節制的「信徒」，我們至少要佩服她的熱忱。她拿著一柄斧頭到一間酒廠去，見物就搗，什麼東西都打得稀爛。今日，我們或許可以派一個像嘉莉那樣的人去參加維護生命運動，不是要鼓勵破壞，而是喚醒人對墮胎的邪惡行為表示不滿。今日人們埋怨抗議的行動，但如果等到像嘉莉那樣的人出動去懲治惡行時，這就好像最後的審判一樣了。

節制運動本來在提倡完全戒除任何含酒精的飲料，是相當斯文的運動。英國政府鼓勵轄地愛爾蘭大量飲酒時，一位有名的嘉布遣會（Capuchin）修士瑪竇神父（Father Matthew），向人宣講戒絕酒精，號召千百萬人為愛爾蘭獨立鋪路。他的口號是：「清醒的愛爾蘭人就是自由的愛爾蘭人。」因此，今日愛爾蘭有著許多他的紀念碑。他令人印象深刻的銅像和奧康諾（Daniel O'Connell）以及其他愛爾蘭英雄的紀念碑都豎立在都柏林（Dublin）街道上，人們希望這些曾給千萬人信仰的銅像，能夠在廣泛的反教和世俗化的環境中留存下來。

節制從來都不是受人歡迎的德行，可是，由於節制是本性的德行，它持續存在於各種運動中，像節食、提倡健康食物、戒煙、戒酒、戒毒等等。

本性的節制只是幫助我們善用生命中吸引我們的事物，好能對人生的合理目的有所貢獻。無神論者和懷疑論者也可能是有節制的人，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所有的只是今世的生命，沒有來生。奇怪的是，有信仰的人往往不及其他人有節制，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正往更美好的境地前進。有毒癮的人可能懷著此世之後有更好的事物要到來的想法，於是安慰自己何必要顧慮健康？甚至一些有節德的宗教人士，都會把其他節日和宗教大節日連貫起來歡宴慶祝一番，而不太理會節日的來源——像聖誕節、復活節等。

貝洛克（Hilaire Belloc）對節日及食物提出了天主教徒的一種態度：

「不論天主教的太陽照在哪裡，  
總有笑聲和美妙的紅酒，  
至少我時常發覺如此。  
天主降福（Benedicamus Domino）！」

## 超本性的節德

物質上某些享受和有組織的宗教（包括基督信仰）是並行不悖的。所有宗教似乎都有慶節，同時也都著重節制，甚至肉體上的克制。吾主耶穌所行的第一個奇蹟就是化水為上等的好酒（參見若二），當然，祂最顯著的奇蹟之一是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伴隨著這些奇蹟，耶穌教導

我們中庸之道和天主的愛。根據福音，我們要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並愛我們的近人如同愛自己一樣。這誠命有一廣泛的意思，也就是說，一切事物，包括食欲嗜好等等，都應令我們趨向天國。

基督宗教裡，福音、聖人以及教父們都告訴我們，享用生命中歡愉事物的目的必須是我們自己以及他人的救贖。我們在生活中可享受的東西，應該合乎比例，也應該由我們的神修目標去調節。例如在婚姻中性的互相給予是好的，是天主所創造的，但也可能被誤用。性是強烈的動力，但要有所遵循，因此節德也該應

---

一切事物，包括食欲嗜好等等，都應令我們趨向天國。

用在性行為方面。在人的生命狀態中，潔德是超本性的節德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提醒已婚教友在合法的性關係上有所節制時，竟被傳媒嘲笑。

## 濫用大自然

我們今天的社會濫用許多事物，包括環境。提倡保護環境的人是對的，人們施用殺蟲劑及化學肥料導致無數傷害。其實我們任由大自然運作更好，可是我們卻自私地濫用大自然，以滿足我們毫無節制的嗜欲，我們一點都不節約大地的產物，我們有著浪費的傳統。

我參加過一個頒獎的餐會，看到許多食物給浪費掉，包括鮭魚，那是十分昂貴而又健康的食品，有機會吃鮭魚時我總會吃，因為對我的心臟有益。可是，我留意到生產這種昂貴的食品要消耗很多天然資源，而鮭魚必須逆游幾千哩，最後落在我們的餐桌上。我們浪費許多食物，而節德提醒我們怎樣善用天主恩賜的食物。

我們擁有太多，但我們並不是很好的管家，沒有好好照管天主所給予的。我們忘記了不論在自然層次或超自然層次上，每一物品都應該是為天主之國而用的。

### 19 世紀著名的觀察家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很好奇美國會怎樣利用天主所賞賜的一切物質。他問道：「你們怎樣處置這些東西？」

我們擁有太多，但我們並不是很好的管家，沒有好好照管天主所給予的。

那時候，美國一半土地是未開墾的森林，有著從未開發的礦藏。我們做了些什麼？我們享有太多，但並沒有好好運用。我們應該察看生活中什麼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多餘的。

## 普通常識與節制

我們需要節制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照顧好我們自己。工作成狂當然不是節制之道，即使我們十分喜歡這份工作，也應該有所節制，騰出足夠的休息時間。

每做一件事時就要享受在進行中的樂趣。比方你到超

級市場買東西，就享受這段時光吧，不要把它當作苦差事，不妨和收銀員說幾句話，和在水果攤上遇到的人聊幾句，和鄰居談談。設法去認識人，並使他們和你說話。如果你是個內向的人，覺得和陌生人交談很不自在，最少，要向人微笑。我是個外向的老人，我十分欣賞一個沉靜的人對我真心地微笑；因為這樣的人願意聆聽，尤其是在沒有其他人會聆聽的時候。

放慢步調。聞一聞路旁的花香，你會覺得你不需要太多世物。享受你的工作，這樣你就不必常常請假了。在家的

的時候好好享受在家的時刻，這樣你就不必常常要到外面走走了。許多人覺得生活是一連串

許多人覺得生活是一連串的愁苦，所以沒有節制。

節制。他們決定用一大堆爆米花、炸薯片、糖、啤酒去使日子好過點，他們變得上了癮，非吃

不可。你該好好地看看自己無節制的行為，是不是因為憂鬱而引起的。

## 戒癮十二步驟

在討論到節制的問題時，我一定會提到十二步驟的方法，它涉及人類可以想像到的每一種癮癖。癮癖是一種快感，足以形成一種難以抗拒的欲望或習慣，而它又往往是自我毀滅的。不少人在性格中有癮癖的元素，他們可能在

兒童時期已學到這種行為，甚至可能在體質上有自我毀滅的傾向。十二步驟的方法往往導向更深的精神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上癮的人可能會從一種癮癖轉變到另一種癮癖，例如從酗酒到吸毒。

那些因著天主的聖寵從沒有染上癮癖的人，可能不會明白一個癮君子所遭遇的一切，或一個因著天主的恩寵從癮癖中逐漸康復的人所需要的幫助和鼓勵。我們往往在不明白的情況下妄下判斷。

有些人為了幫助親戚戒酒、戒毒，鼓勵他們或要求他們參加十二步驟的運動。此外，匿名戒酒協會（Alcoholics Anonymous）另有專為上癮者的家人或親戚而設計的團體，稱為 Al-Anon。一次某人告訴我，我一旦開始喝酒，就可能成了個酒鬼。我想過這件事，我以為我屬於龐大的、沒有人知道的團體，名叫 Alaschleps。那是古猶太語 schlep，源於德語，意思是行動緩慢的人，形容我們大部分人生活上的某一面。Alaschleps 就是一個可能變成大酒鬼的人，卻從沒有發生，因為我們找不到開酒瓶器。

## 節制與金錢

美國和一些別的國家變得富裕驚人，然而龐大的財富並沒有公義地或平均地分配。這責任落在那些擁有或賺得大量金錢的人身上，金錢代表世界上的物質，是天主特意

要讓所有人使用而設的。

長久以來，美國有一種習俗，富有的人為國家和人類做了許多有益的事，不少教堂、學校、醫院都是富有的人士捐建的；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往往附有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的名，卡氏一生毫不猶疑地用他的財富行善；同樣，不少博物館一直都得到了富人的恩惠。

在美國及一些別的國家，有些人擁有驚人的財富，他們比他們的父母那一代有錢得多。他們不僅有責任展現慷慨，也有責任節制。虔誠的基督徒絕不應在生活方面或個人消費上奢侈無度，金錢顯然不能買得快樂，只可買到舒適。任何父母都喜歡使自己和子女過合理的舒適生活，可是我們必須十分小心，不可奢侈揮霍。浪費絕不應是基督化生活的一部分，它永遠不算是正當的行為，這是教會的領袖和教友們需要省察的地方，甚至在宗教物品上的奢華既不是可羨的，也不是合乎道德的。過去有些天主教移民為了表示感激他們能安全地抵達美國，往往陷入「虔敬的奢華」之中，有些主教戴上鑲有寶石的十字架，有些神父開著豪華房車。這些是明顯地違背福音精神的行為，而他們可能覺得這樣做並沒有任何不當之處。

教會在今日這個艱困的時日，給我們機會不單去培養節德，而且避免奢侈。我們應慷慨地幫助本國及第三世界的窮人。

福音中一再指出我們必須節制和慷慨，尤其對不幸的人。如今是最好的時機去做些好事，因為繁榮的現象早晚就要幻滅，不事節制的弊害將使揮霍無度的人受苦。

要明瞭基督化的節制之道，我們必須時刻謹記吾主耶穌的謙遜生活，以及祂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祂甘願降生在羅馬人占領下的農村小鎮，過了三十多年貧寒的生活，最後以窮人的身分去世，十字架苦刑是為貧窮無助的人而設的。我們望向十字架時，必須記取那背起十字架的「納匝肋的窮人」。

許多時，我們談到不節制時，意指那些因惡習或癮癖而發生問題的人，其實我們可能也是沒有節制的人。

超本性的節德使我們善用一切令人愉悅的事物，以聖化自己也聖化他人。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愁苦地生活，而是要有智慧地善用世物。如果我們有太多的東西時，應該把它分給別人，但這並非仁慈，仁慈不是捨棄你不要的，而是把你所需要的也給別人。世界上許多人都是樂善好施的，但有幾許人是寧願自己缺乏也要把金錢給別人？這才是仁慈。家庭時常都要這樣做。

紐曼樞機這樣解釋基督化的理想：

作為基督徒只做到遵守教會的命令當然是不夠的，即使沒有基督的教訓也必須是這樣；比好的外

教人好不了多少也是不夠的；在一些微細的責任上只做到公正、誠實、溫和、虔誠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真真正正地是公正、誠實、溫和與虔誠，才可以提升得到基督的恩寵，而身體力行於公正及相似的德行之中，就是導向恩寵的正常途徑，完滿地領受天主之國……

單是誠實、公正、溫和、節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對自己的罪過及獲得天國的困難有深沉的意識；我們的生活必須就像在基督臨在之中，每天默想祂的苦難和十字架，記著祂神聖的誡命，效法祂純潔無罪的表率，依靠祂聖神的恩祐，好能成為聖父、聖子、聖神真正的僕人，因祂們之名領洗入教。此外，我們必須為了祂的緣故樹立最崇高的目標，過非凡嚴正的生活。懷著敬畏的心神，力求聖善；消滅我們的罪過，控制我們的心靈，把它鎖在祂法律的範圍內；在合法的事情上棄絕自己，以求專心侍奉祂；表現極度的謙遜，以及無止盡、永不消滅的愛；在宗教及愛德工作上，捐棄我們大部分的財物；反對、離開不虔信的人。這就是作為基督徒應做的事，一個只用三言兩語就可清楚描述的恩賜，卻必須以惶恐虔誠、戰戰兢兢去身體力行才可以獲致<sup>1</sup>。

## 節德與慷慨

節制不是一門選修的課程，而是福音所要求的。人子沒有枕首之地，祂為了我們選擇過窮人的生活。耶穌叫身邊的人要極其慷慨，過極其貧窮的生活。祂稱讚聖殿中的窮寡婦獻出賴以維生、僅有的一文錢。我認識許多有錢的人，他們非常慷慨，不單獻出財富，也獻出他們最寶貴的時間。另一方面，有些窮人則十分吝嗇。有些人上聖堂，但從不動心去為別人做點事。我不知道他們要在煉獄留多久，有多少事情要學，因為行施捨是舊約和新約要求的。施捨錢財給人固然幫助很大，但也可以做其他事，如為窮人收集食物、準備食物，為無家的人工作，或在別的事情上獻出時間和精神。

聖文生·德保（St. Vincent de Paul）說，如果你愛窮人，你的一生將充滿陽光，你在臨終時將不會害怕。我有幸從十八歲開始為窮人服務，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遠比我教他們的來得多。如今我望向死亡之路，我一點懼怕都沒有；聖文生·德保是對的。

---

<sup>1</sup> 紐曼樞機，*Parochial and Plain Sermons*, I, Sermon 6: "The Spiritual Mind."

## 默想

---

1. 我們對一切受造物應有怎樣的看法？它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2. 本章給的例子怎樣解釋《天主教教理》中節德的定義？
3. 基督的追隨者對於奢侈應有怎樣的態度？本章特別提及的是哪幾類奢侈？
4. 你可以採取什麼實際的步驟培養節德？在這方面你生活中有什麼值得特別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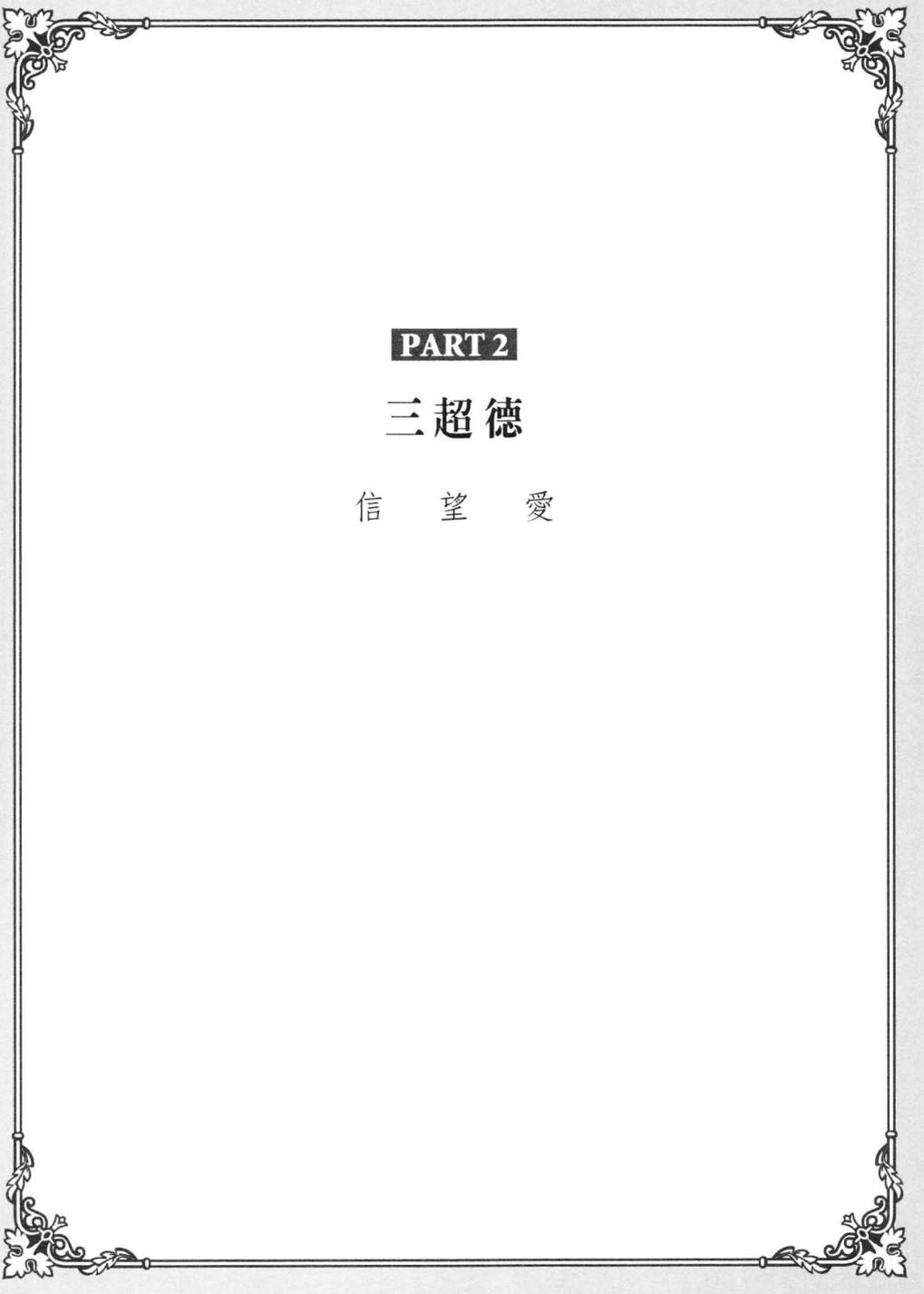


## 祈禱

---

啊！吾主耶穌基督，請教導我們為了祢的天國，善用此生此世的一切事物。請幫助我明白在此短暫一生所需要的一切、所享用的一切都是為了祢的尊榮，以及人們的好處。請時常提醒我，我們是世界的過客，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短暫的——幾乎是個幻覺。請幫助我節制我的嗜欲和需要，使我能準備好為祢的光榮和近人的需要而捨棄一切。我這樣祈求，因吾主耶穌之名，阿們！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motifs in each corner, enclosing the text.

**PART 2**

三超德

信 望 愛

## 三超德 (Theological Virtues)

超性的德行奠定、激發基督徒的倫理行為，並顯示其特點。超性的德行激發所有倫理德行並使之定型而活躍起來。超性的德行是由天主注入信友靈魂的，為使他們能以天主子女的身分行事，並掙得永遠的生命。超性的德行是聖神在人的官能上臨在並行動的保證。超性的德行有三個：信德、望德和愛德。

——《天主教教理》，第 1813 條

## 第五章 信 德

你們對天主應當有信德。

——谷十一 22

信德是超性的德行，藉著信德我們信天主，信祂所說過的和啟示給我們的一切，並且信聖教會為我們提出的當信的道理，因為天主自己就是真理。因著信德，「人自由地把自己整個託付給天主」（*Dei Verbum*, n. 5）。因此，信者尋求認識和實踐天主的聖意。「義人因信德而生活」（羅一 17）。生活的信德「以愛德行事」（迦五 6）。

——《天主教教理》，第 1814 條

直至現在，我們所談的是教會所指的「四樞德」<sup>1</sup>。這些是本性的美德，而天主聖神把聖寵注入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並把本性的德行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例如：我們藉著

---

<sup>1</sup> 這稱謂來自拉丁文 *cardinem*（樞紐），因為其他德行出自它們。近日心理學研究指出六種主要德行及不少次分，主要而言該等心理學研究使用更近代的分類，並不盡反映三超德的獨特性質。

本性的智德管理自己的生命，達到平安而快樂；它也可以轉化為超本性的智德，使我們獲致得救。這在其他德行上也可以如此。然而，信德、望德和愛德則沒有本性作為基礎，雖然某些人格質素可以引導某些人得到一、兩種這樣的德行，但歸根究柢，信、望、愛三超德都是天主的賞賜，而我們若沒有聖寵，或暫時沒有自由接受聖寵時，是不能獲得的。

信德使我們相信天主所顯示關於祂自己的真理。我們永不能按自己的力量認識這些真理，因為它超出人類理性的

在今日的世界和教會中，信仰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不少人說他們失了信仰，不清楚自己信不信。

的能力。這些真理是令人興奮而神祕

的真理：天主知道我們，這就是信德；天主從虛無中創造世界；天主對祂的子民說話，祂答應給人類一位默

西亞、救主；天主藉耶穌基督的品位

降生成人；耶穌行奇蹟；耶穌從死者中復活；耶穌要再來。這一切都是信仰的真理，我們無法加以證明，除非用信仰的目光、以啟示的角度去看。比方說，由歷史可知，基督到來之前，世界大多數人期待一位默西亞，可是只在祂來了以後，才被顯示為天主之子。

在今日的世界和教會中，信仰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不少人說他們失了信仰，不清楚自己信不信。有些人根本不肯定自己是否曾經有過信仰；有些人相信，但缺少恆心。

今日，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一、兩個家人顯然失去信德。我們可失去聖寵而不失去信德，一個人可以生活在罪惡中但仍然相信神的存在。法伯爾神父（Father Faber）說，信德是那麼有力，甚至可以向在罪惡中的人宣講<sup>2</sup>。

另一方面，有些人曾經十分有信德，後來卻變得不信或仇視有信仰的人。西班牙內戰時，有一位女性被稱為La Pasionaria（熱情的人），她曾經是公教進行會（Catholic Action）的領袖，卻入了共產黨，成了信徒的大敵人，據說她殘暴地迫害教會，甚至親手殺死神父。

## 什麼是基督化的信德

信德是全心回應天主。我們常常以意志回應天主，若我們認為天主要我們做某一件事，便捲起衣袖來，設法完成它，甚至在失敗當中，仍然剛毅不拔，全心全志地忠於所信。

信德自始即存在於心智及思想過程中，可是它並不只是存在而已；我們必須以意志的行動回應信德。我們望向窗外的朝陽，不必發出信心去相信太陽升起來了，我們只須簡單地接受感官的證據就好了。在知覺心理學上，一般的理論是，人需要作出一種決定，才能將感官的經驗結合

---

<sup>2</sup> 有關信仰的基本真理評論，請參閱拙作 *Why Do We Believe?* (Our Sunday Visitor, 2005)。

起來，得到一個全面的理解，而我們就像周圍的動物一樣，自發地作出這種決定。可是，有時我們在醫院中會遇到一些人，他們處於精神恍惚的狀態，不能把每件事湊合起來。

當我們望出窗外，斷定太陽已經升起時，我們不必特地去相信，只須簡簡單單地接受這事實即可。另一方面，人類的信心是相信某人所給的訊息，而不是由自己的經驗所知的。假如一個股票經紀建議某人不要把股票賣出，此人可能會以人性的信心去相信那經紀的話。同樣，我們也只因某人的推薦而到一家新開的餐廳去。我們似乎會相信某些人而不太相信另一些人，若有人在街上走過來對你說：「告訴你，我手上有一大批賺錢的股票，你何不把你手上的賣了，來和我一同投資。」我們不會相信他。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本性的信心了。

然而，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三超德中的信德？紐曼樞機寫道：

信德……是同意一項我們看不見、不能證明的教理是真實的，因為天主說它是真的。更進一步說，不是天主親自說這是真的，而是藉著祂的使者之口說出來；因此，人同意那說的人是受委派以使者、先知或天主的大使之身分去宣報<sup>3</sup>。

普通來說，我們視某些事物為真實的，因為我們看到它，或是我們的心智可以斷定它的存在，例如：我們聽到敲門聲，但看不到那人。我們以視覺或心智的推理去得到真理。可是，由於我們從未見過天主，就必須相信祂的使者，但我們一定要謹慎明智地判斷。若有人在街上邊走邊說：「默西亞來了！」我們大概不會信他。

我們學習有關天主的一切時，得作出一些有趣的決定。我們要問問自己，證人的可信程度有多少，我們一旦建立了對他們的信任，便得相信他們所說的話。一經接受天主信使所說的話，並認定它是真理之後，我們便得把本性的信心轉移到神聖的信德上，不論問題是關乎福音的真實性，或是教會的教導與聖經是否一致。

紐曼樞機寫道：

誰相信天主是真的天主，並相信這是祂委託給人的話語，他心中就毫無疑問了。他十分肯定所授的這些道理是真的，就如天主是真實的一般。他得以如此確信，其原因不在於他看到它是真理或他可以證明它是真理，而單單因為是天主說的。由此可見，信德有兩大特性：它是最肯定、確實、積極

---

<sup>3</sup> 紐曼樞機，*Discourses to Mixed Congregations* (1849)，Discourse 10: "Faith and Private Judgment."

的，是堅定不移地同意的；之所以同意並不是用肉眼或理智去看，而是因為接受那來自天主的人的訊息<sup>4</sup>。

這是信德和其他可信之物或可信的程度有所分別的地方，真正的基督化信德是絕對的。

我小的時候，祖母常對我說：「你和天主爭論。」我年紀漸長，決定不要這樣做，我會和其他人爭論，但不和天主爭論。我終於明白，生活和世界是十分混亂的，我能夠對生命多少有點了解，是因為我接受了天主。可是天主是奧祕的，因此我們不能完全明白。

當我們望著十字架苦像，見到的是個在痛苦和死亡中的人，人們看到他有極大的尊嚴、偉大芬芳的聖善，然而他在痛苦中死去，鮮血從他的手臂、手掌和腳上流出來，這樣的一個人可以是天主嗎？我們相信苦像是天主之子死亡的形象，是真實發生了的事，可是我們不完全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信德是一份禮物

這帶領我們到有關信德的第二個重點：信德是個恩賜，沒有天主的聖寵，人無法在超自然界內有任何作為。

---

<sup>4</sup>同上書。

信德同時包含許多事：同意一位天主的證人所說的真理；同意一項奧祕的真理，因為即便是證人也不能解釋每一件關於天主的事；信德也是個恩賜，使我們接納那證人帶來的奧蹟。信德不是由於我們自己的作為，但我們可自由運用自己的意志選擇接受或不接受。信德和理性不同，雖然對天主教徒及其他基督信仰的人來說，信德可以隨著理性而來。

有些宗教喜歡相信信德是完全不合理的。馬丁路德說過：「我信，因為它是不合理的。」這不可能是天主教特有的情操。聖保祿在致羅馬人的信中說了令人信服的論辯，把人帶到信仰的門檻。他譴責外教人，因為他們已從感官及周圍的事物看見證據，卻依然不信天主。天主教的教導是我們應該相信，好使我們能明白，並利用我們的理性以達到信仰的門檻。

並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這樣做，有些人具有孩子般天真的信德，他們簡直不需要理性便信了。可是對一個成人來說，儘管信德超乎理性，卻不應違反理性，因理性也是個恩賜。然而，就像所有天主的恩賜一樣，由於我們墮落的人性，理性有時可能難以駕馭，它會挑戰信德，也可能化身為一個虛假的神。理性應該幫助我們從聖經中作出結論，沒有這一步我們不能得到信仰條文。理智也應是信德的前奏，帶領靈魂一步一步走向信仰。

紐曼樞機解釋理性和信德的分別時寫道：

我可能感受到教會神聖來源的論據十分有力量；我看到我應該信，然而我仍可能不信。這不是幻想出的例子，不少人原本有足夠的理由去信，而又希望相信，但他不能信。這往往實在是他自己的錯，因為天主把聖寵給所有求祂的人，並且可以善用它，可是事實仍是：信念不等於信仰<sup>5</sup>……

一定有很多令人信服的論據引領一個人加入天主教會，但教會並不強迫人的意志。我們可能明白那些論據，卻沒有被感動得有所行動。我們可以被說服而不信服，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分別。你看到你應該信，就信了；如果任由理性帶領，你會得到一個結論：你有足夠的理由去信，但相信本身是個恩寵。你還是你，不是由於你有任何優越之處或功勞，而是因著那揀選你的天主給了你聖寵去信<sup>6</sup>。

這是個奧祕，不少人一生靜悄悄地站在教會邊沿。有些人在死前入教，有些人永遠在教會周圍轉來轉去，有些人則深感遺憾不能信。偉大的物理學家羅拔·耶斯特勞博士（Dr. Robert Jastrow）自稱是個不可知論者<sup>7</sup>，如果我認識

---

<sup>5</sup> 同上書，Discourse 11: “Faith and Doubt.”

<sup>6</sup> 同注 3。

他，我會建議他靜靜地去退省，什麼也不做，只是祈禱。他可能會說：「我不知道向誰祈禱。」不管怎樣，不可知論者應該祈禱，向那假定中的神祈禱：「神！如果祢在，請聽我祈禱！」我也建議那些想信或覺得自己應該信而不信的人，看清楚自己是否不自覺地在信仰之路上放下障礙。他們有沒有再提出不信的理由？是不是因為信了就太不方便或要面對太嚴格的要求？

## 不成熟的信仰

現今的世代多的是不成熟的信徒，他們是掛名的信徒，這是失去信仰的徵狀。童年時代，他們可能在教會學校讀過，受過宗教教育，以毫不疑問的信念接受了信仰。但這是孩子的信德。青春期間，他們發覺很多人不信，可是這些不成熟的教徒仍然繼續下去，他們也許有修道的聖召，加入了修道生活，或者只是守教規的平信徒，他們在聖堂結婚，也送子女到天主教學校去。可是，他們心底下開始萌生疑問，他們陷入誘惑中，選擇相信一些真理卻排拒另一些真理。又或者，他們懷疑耶穌基督和聖父同等、是等於天主的，

我也建議那些想信或覺得自己應該信而不信的人，看清楚自己是否不自覺地在信仰之路上放下障礙。

<sup>7</sup>Robert Jastrow, *God and the Astronome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11.

降生成人及基督的神性品位對他們是難以接受的。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天主怎能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於是他們想：「教會大部分都對，但耶穌是不是真的和天主相等的？」又或者，有人對他說：「知道嗎？教會初期時宗徒們十分興奮，他們看到——或者以為自己看到——復活了基督。其實祂只是精神上的復活。祂死了之後來到宗徒當中，即使有人在墳墓中找到祂的骸骨，也絕不會動搖我的信德。」

於是，突然間，復活變成知識上的事體了。基督死後的神祕顯現變成像露德聖母顯現一類，並不需要一大堆個人的主觀信念。信仰不成熟的教徒聽到有人說，宗徒以為基督從死者中復活，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是一種自我滿足的預言；這種說法深深侵蝕了他們的信仰。他們應該問：「聖體聖事是怎樣的？若基督沒有從死者中復活，我們怎能有祂的身體？」懷疑論者說那不是祂真正的身體，畢竟那是荒謬的；那只是個象徵而已。如果是象徵，又何必需要神父？我們全都可以自己來。於是不消多少工夫，我們有了天主教的新教徒。

我有很多信德堅強的新教朋友，我覺得他們的信德有些是受了錯誤的指導。「天主教的新教徒」本身是互相矛盾的。這種令人震驚的狀況，可見於一大堆人接受《達文西密碼》（*Da Vinci Code*）的書或電影中的謊言，他們沒察

覺這些謊言其實在攻擊他們的信仰和褻瀆吾主耶穌。

今天，不少人可歸入這一類，他們的信德是薄弱的，是快要死去的。他們不再相信福音和它的見證人了，他們的信仰只停留在青少年時期的階段，而沒有進展到成年人的信仰，以致無法毫不猶豫便接受天主。即使活在罪惡中的人也可能有成熟的信德，他們可能很容易失去它，但他們真心相信，並且知道他們的救恩正陷於危機中，因而驚惶戰慄。

紐曼樞機論到在信德中順服：

於此，我得到這結論——既然信德是所有宗教的主要本質，當探求者的主要困難在於堅信有一位生活的天主，儘管繞著這位造物主、證人、人類的判官是一團黑暗，倘若此人必須使其理性順服於奧蹟，那麼不論這奧蹟是大是小，都沒有多大關係。一旦心智被攻破了，轉而相信在自己之上、大有能力的那一位，並且明白自身並非天上地下一切事物的圭臬，那麼此人便沒有多大困難繼續向前了。我不是說此人會毫無信念地走向其他真理；我也不是說他應該毫無基礎及動機地加入天主教；而是說，他一旦相信天主，那麼最大的障礙——他自己那驕傲、自以為是的神體——便已消除。當一個人誠心

地藉著靈魂的眼目和聖寵的力量而認出他的造物主，他已經向前躍進了一大步；這樣的情形只能發生在他身上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他克勝了自己，馴服了他倔強的態度<sup>8</sup>。

在我的感覺中，今日許多人並沒有達到這地步，他們只達到一種不特定的宗教信念。人類有信神的自然需要，正如我們所見的，所謂宗教的德行，並且是義德的一部分。它不是真正的信德，這一類宗教熱忱可能偽裝成戴著假面具、半冷不熱的天主教徒。我們全都遇過一些以宗教之名來說話的人，其實他們可能沒有堅強的個人信仰，他們的信德是薄弱的、不成熟的、不堅定的，他們對任何人都沒有說服力，因為信德是一種回應——是堅定是薄弱就看我們怎樣回應。

若我們真的相信天主，我們就會每天祈禱。我們會覺得向祂祈禱、對祂說話、求祂幫助是重要的，我們會享受默想祂的奧祕而得到滋養。我們會實行祂的教訓，並富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我們一生的首要目的將是以超乎平常的心去追尋、聆聽、努力服從、實行祂的旨意，我們要做到比一個不信神的好人還要更好，因為他們可能也有相當的

---

<sup>8</sup> 紐曼樞機，*Discourses to Mixed Congregations*, Discourse 13: "Mysteries of Nature and of Grace."

明智、正義感、剛毅和節制。我們若不願意在信德上更上一層樓，我們將會逐漸走下坡，很容易流於任由自己的意志去選擇要信什麼或不信什麼了。

## 偉大的信德行為

基督宗教最大的信條是基督神聖的品位，這即是基督宗教和其他信仰一神的宗教（如回教、猶太教）以及追尋救世主（默西亞）的宗教不同之處。在《跨越希望的門檻》（*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Hope*）一書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寫道：

教會這樣宣認：「祢是基督，永生天主之子。」  
教會世世代代與一切分享它信仰的人一起宣認。正如子在聖神內把父啟示給人，父也在聖神內把子啟示給人，而此同為這些人的信仰表白（參閱瑪十一25-27）。

這個啟示是絕對的，人要不是接受，就是拒絕。一個人要不就接受它，宣認天主、全能的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宣認耶穌基督是與父同體的子，也宣認聖神是主宰及賦予生命者；或者拒絕這一切，用大字寫著：「天主沒有子」，「耶穌基督不是天主之子，只是先知中的一位，即便不是最小

的，也不過是平凡人。」

我們如何能對這些看法感到驚訝呢？連伯鐸自己在這方面也曾發生過困難！伯鐸相信天主之子，卻沒有辦法接受這位降生成人的天主之子被鞭打、戴茨冠，以後且死在十字架上。

連那些信仰亞巴郎見證過的天主的人，也很難接受一位被釘死的天主，這又有什麼好奇怪呢？他們認為天主只能是大能、偉大的，祂的全能是至高無上的、是美麗的、是神聖的，是人所無法達到的。天主只能如此！祂不能是父、子及聖神，祂不能是自我奉獻的愛，同時也不能容許被看見，不能像人一樣受限制，也不能被網綁、被掌摑、被釘十字架。這不可能是天主！所以，在這個一神教大傳統內才發生了撕裂<sup>9</sup>。

許多東方民族都相信有一位真神。19世紀的學者欺騙了人，甚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曾被困擾，他們說佛教徒通常都是無神論者，而這並不真確。他們顯然不相信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但他們定在尋找這位神，我在東方的佛教寺廟裡看到不少佛教徒相信神，而且向一位

---

<sup>9</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著，楊成斌神父譯，《跨越希望的門檻》（台北：立緒文化，1995），第九章。

個人的神祈禱。

要相信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的人是位真神，無疑需要極大的信德，但這就是基督信仰以及天主教信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繼續寫道：

建於基督磐石上的教會中，伯鐸、宗徒們和其繼任人，都是在基督身上見證了被釘死而又復活的天主，因此他們見證了比死亡更堅強的生命。他們是天主的證人，天主給人生命，因為天主就是愛（參閱若壹四8）。他們是證人，因為他們看見了、聽見了、用手摸過了，用伯鐸、若望以及其他許多人的眼睛和耳朵看見聽見了。可是基督卻對多默說：「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廿29）<sup>10</sup>。

同一的真理，他的繼承人本篤十六世在當選為教宗之前幾年，這樣寫道：

我們應堅信這是天主教的真理：三位一體的天主普世救贖的意旨已在天主聖子降生、死亡和復活的奧蹟中，一勞永逸地完成了<sup>11</sup>。

<sup>10</sup> 同上書。

<sup>11</sup> *Let God's Light Shine Forth: The Spiritual Vision of Pope Benedict XVI*, ed. Robert Moynihan (New York: Doubleday, 2005), 94.

這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在這不信的世代，我們得自問，我是不是真的有信德？我是否以言以行表現出信德，並忠於基督的教會？忠心就是在不好的情況下仍舊堅持下去，不離不棄；在教會受到攻擊或蒙羞時挺身支持；甚至當代表教會的人看似動搖或在信仰上模稜兩可、含糊其詞時，我們不去模仿他們。

對於信德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天主要我們去信，祂要我們接受信德的恩賜。在福音中，吾主耶穌多次抱怨：

「少信德的人啊！」又說：「人子來臨時，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嗎？」（路十八8），祂似乎在極度煩惱中發問。祂召叫人們去信，祂稱讚人有信德，尤其那信賴祂行奇蹟治病的教外人。祂對客納罕婦人說：「啊！婦人，妳的信德真大，就如妳所願望的，給妳成就罷」（瑪十五28）。

我是否以言以行表現出信德，並忠於基督的教會？

天主不單給我們信德，更要我們相信。天主的本質是要和祂的子女分享祂的美善和祝福。基督降生成人，來到世界受苦受死，就是因為祂要我們分享祂神聖的生命，那即是永生的意義。祂要我們參與祂的天國，而踏上天國之路的第一步就是相信。

再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話：

耶穌希望喚醒人們的信仰，祂希望人們回應天父的話，但這是在完全尊重人性尊嚴的前提下。在追求信仰的同時，內在的信仰就已經滋生了，因此也具備了得救必需的條件<sup>12</sup>。

他的意思是，許多人早已有意願去信。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認出這一點：

那些非因自己的過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會的人，卻誠心尋求天主，並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主聖寵的感召下，實行天主的聖意，他們是可以得到永生的。還有一些人，非因自己的過失，尚未認識天主，卻不無天主聖寵而勉力度著正直的生活，天主上智也不會使他們缺少為得救必需的助祐<sup>13</sup>。

## 信德的用處

信德的用處是多方面的。首先，那些藉著基督的恩寵熱心追尋天主的人，他們心中對信仰的渴望可以打開得救之門。沒有任何人可以拯救自己，唯一可救贖我們的是基

---

<sup>12</sup> 《跨越希望的門檻》。

<sup>13</sup> 《教會憲章》，16號。

督，而我們藉信德依附著基督。在福音中，吾主耶穌期望我們相信祂。

其次，在這失落的世代中，信德為維繫那些相信天主並想做正確的事的人最有用。無論對個人、對團體、對整個教會，信德在在指出正確的道德行為，滿全福音的要求。信德是導師，今日不少人排拒信仰，因為他們不想遵守它的道德教訓。「新時代」的思潮對一個神聖的本體、超越的本體表示信仰，可是他們往往不願意全盤接受福音及神聖啟示所要求的客觀道德律。我不是說他們一定是不道德，而是他們大多傾向選擇性的道德，而且心安理得地如此做。這樣的基督徒會在心靈深處知道自己做錯了事，可是「新時代」的信徒對這點都沒有察覺，因此，他們入了歧途。

信德對我們生存於此世中極有幫助。當悲劇發生在某人身上時，我們常常會說：「沒有信德，怎樣生存下去？」甚至在最黑暗的時刻，信德一直最堅穩地支持著我們。當可怕的災禍落在我身上時，就像那次被車撞倒，三個星期後才甦醒過來，好長的一段時間我嚇呆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覺得天主離我很遠，許多疑惑湧上心頭。可是，我和黑暗掙扎了一、兩天之後，信德開始再度明亮地照耀，我不禁奇怪自己竟曾這樣震驚。我終於相信，那近乎絕望的意識，等同神聖的救世主在革責瑪尼山園所經驗

的一樣。另一方面，回歸信仰則像似小型的復活。聖保祿說：「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四13）。若不是因著信德，我們又怎能以祂為加強我們力量的那位？

聖保祿是一位最重視信德的門徒，他在前往大馬士革途中遇見復活的基督，歷經慘痛的經驗後才獲得信仰。我們很難把他劃定為哪一類的神學家，因為他將基督信仰整體呈現得那麼完整，簡直沒有任何一事沒有談論到。他可被稱為基督化信仰的神學家，他的《羅馬書》是極有力的信仰宣示，特別是第三、四、五章。明顯地，聖保祿不以信德為得救的唯一泉源，在《格林多前書》中，他談到愛德是三超德之首，但是我們若沒有信德就無法達到愛德。「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格前十三13）。然而，我們絕不能夠得到愛德，除非信德為我們打開門戶。他又說有德行的人藉信德而生活，這是給我們這時代一個有力的見解，因為今日有些人誤以為有德行的人只藉一般的仁愛而生活。這甚至不是基督化的德行，只可以算是一種人道的態度，或者是按人的見解或善行而生活。然而，一些有德行的人藉信德而生活，由信德所教導，並且知道藉著信德去行動。信德是指引他的羅盤。

## 擁有偉大信德的人

我偶爾會到加州聖佳蘭（Santa Clara）一間華人天主教堂舉行彌撒。這座聖堂原本是古舊的聖佳蘭傳教站的物業，由薛勒神父（Father Junípero Serra）所建，如今交由耶穌會神父管理。當地中國教友的熱忱使我十分感動，他們在彌撒中虔誠敬拜之情好像告訴我，他們從個人的經驗中體會到被迫害是怎麼一回事。我遇到一位中國耶穌會會士汪神父（Father George Wong），他被關在牢裡十五年，後來又關在勞改營十五年，罪名只因為他是個天主教神父。

如果他是個暴躁、受傷害、易於發怒或者經過三十年的牢獄而不能適應社會的人，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卻是個溫文有禮的人。談到他當時的經驗時，他是那麼坦率幽默，有一種被天主引領的感覺。他甚至描述因為教人唸〈聖母經〉，一連五十天之久被反綁雙手。他說自己也不十分明白到底怎樣活過來的，但在這段牢獄的日子，他從沒有失去信德。他祈禱、背誦彌撒經文，一直保持對教會忠信。他是那麼地坦然，使人不得不停下來去體會這人所經歷的到底是什麼。

後來我回想和他相見的情景時，我覺得我彷彿身處某種極強烈又十分寧靜的臨現當中——那是他偉大的信德。聖若望說得好：「得勝世界的勝利武器，就是我們的信

德」(若壹五 4)。固然，這擾攘的世界滿是誹謗和對宗教信仰的低貶，需要信德多於一切。信德打開通往天主的仁慈和指引之門戶，藉著信德，我們可以依靠上智安排，甚至在最惡劣的環境中，我們對永生存有希望。最後，信德使我們在周圍的人中看到基督，尤其是在那些有需要及貧苦的人當中。

福音記載了不少吾主耶穌因某人的信德而行治癒奇蹟的事實，例如患血漏病的婦人：

耶穌轉過身來，看著她說：「女兒，放心罷！  
妳的信德救了妳。」從那時起，那女人就好了(瑪  
九 22)。

另一個例子是失明的巴爾提買：

耶穌對他說：「你願意我給你做什麼？」瞎子  
說：「師傅！叫我看見！」耶穌對他說：「去罷！  
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見了，就在路上跟  
著耶穌去了(谷十 51-52)。

我們應該時常懷著信德趨向天主，我們應該以信德的眼光去看人生和煩惱。信德打開了救贖之門，因此，在這意義上，正如聖保祿所教導的，我們因信德和望德而得救，可是他也教我們應該從信德和望德繼續向愛德前進。

## 默想

---

1. 你的信仰屬於哪一類？
2. 你可以採取什麼步驟欣然接受天主一切的話語，包含祂已經啟示的，以及祂通過教會權威繼續昭示的？
3. 你日常的言語、行動如何反映出你對天主及祂的教會之信仰？
4. 你將來如何以更大的信德而生活？



## 祈禱

---

天主聖神，請降臨，加強我的信德，將我提升，使我遠離疑慮，賜我內在的真理卓見和祢的神聖之光。我們不能沒有祢而信，因此，請給我勇氣好能順服於祢。

祢的奧祕超乎我心智所能了解，可是並未超乎我意志所能接受。天主，請賜我聖寵，好能向祢打開心靈和心智。這樣，我就能相信祢，而我的信念將要在我一生的一切事情上引導我。我將以最熱切的意願，接受祢所教我的任何方式，去和別人分享我的信仰。阿們！



## 第六章 望 德

應該堅持所明認的望德，毫不動搖，因為應許的那位是忠信的。

——希十 23

望德是超性的德行，藉著望德我們期盼天國和永生，視之為我們的幸福；我們所信靠的是基督的許諾，所依賴的不是我們自己的力量，而是聖神恩寵的助祐……「這聖神是天主藉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豐富地傾注在我們身上的，好使我們因祂的恩寵成義，本著希望成為永生的繼承人」（鐸三 6-7）。

——《天主教教理》，第 1817 條

世上可有比「希望」更美妙的詞語？可是不少人在得不到所希望的東西時便大為失望，因此，我們應解釋一下希望的意義。基督徒不能是絕對樂觀主義者，因為從聖經和教會教訓中，我們知道有些人會下地獄，有些事情到最

後是行不通的。但基督徒也不能是絕對悲觀主義者，因為不少人，或者大多數人，因著天主聖寵的推動，被拉拔、被推擁、被勸解進入永生。所以，這兩種極端都應避免。

許多宣講基督的人四處告訴人，天下間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完滿地解決。若我們真的以為每件事都會完滿解決，那麼生活大概會過得不錯了。最堅定的積極信徒也許要算諾曼·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了，他在九十歲生日那天受訪時說：「我一生都在愁苦不幸中度過，但我決定不讓它使我沮喪。」若這番肺腑之言早日出現，我可能對他

更傾心。身為一個溫和的悲觀主義者，我對那些認為只有好事才會發生的人感到有點困惑和煩厭。我們這一代的人並不希冀最好的事要發生，其實只要最壞的事沒有出現，我們已經好高興了。也許這種態度和勇氣有關連。

## 神聖的希望

超德中的望德是什麼？它只有一個目的：得救——為自己、我們親愛的人和世界。這就是當一切都似乎沒有希望時，我們仍可以有希望的原因。有一首美麗的禱詞「與我同在」（Abide With Me），是垂死的靈魂充滿希望的禱詞。可能有一天，醫生對我們說：「沒有希望了。」這時

就是基督化望德要實踐的時候了。聖保祿宗徒說：「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羅四18），這是神聖的希望也是人性的希望。

望德幫助我們整頓生活，並忍受人生的艱難困苦，甚至死亡。望德令我們深信，在天主大能的手中並透過耶穌基督的寶血，我們在今世會豐盛地得到所熱望的東西，而在天主之國內我們更要完全超越它們。我想或者一個人經歷了無數顯然絕望的處境後，最能培養希望之德。綠色代表希望，除了將臨期、聖誕期、四旬期、復活期之外，教會在常年期中常用綠色。那是春天的顏色，象徵更新的生命。

一生艱困、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天主教詩人貝璣（Charles Péguy），寫了一首有關德行的美麗詩篇。詩中說話者是天主聖父，內容是有關希望，祂說：「啊！希望，我的小女兒，我的小女孩，她在我面前，在世界不停地奔跑玩耍。微小的希望，多麼脆弱，多麼纖巧，但她總在那裡。」

在紐約等大城市的富裕郊區，悲觀主義不是一種態度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看來是多麼難以置信的沮喪，當然，那些往上爬的人就得承認生活是空虛的。當人們抵達流奶與蜜的「福地」之後，他們發覺那兒並不那麼美妙。一項心理學研究指出，在富裕的郊區，至少有三分之二居

民正在接受某種治療，它可以偽裝是神修指導或其他別的東西，可是不少人希望得到某種幫助。如果你真的想有許多樂趣，並想看看旁邊的人怎樣享受這種樂趣，你不妨到紐約勃朗士區（Bronx）156 街的街坊聚餐會去，看看孩子們在五層樓住宅的屋頂上彼此拋擲水球，他們玩得其樂無窮。

在《跨越希望的門檻》一書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告訴我們，啟蒙運動和科學並沒有找到福地。建立美國的祖先以為美國將成為啟蒙運動的福地，負有大部分建國責任的新教徒以為美國將成為「熙雍」，一個新的耶路撒冷。而另一方面，天主教一直被視為不開明的、不進步的：

天主教最初傳給我們時似乎是粗陋的、不自由的；它只是個受人歡迎的宗教。它是文盲的世代或勞苦人民、甚至野蠻鬥士的宗教。如果要令開明的一代滿意，它得細心鑑別，小心地以技巧處理，糾正、軟化、改善。它必須定型為藝術的守護人，或玄思妙想一派的學生，或科學的門徒；它必須扮演文藝、學術界人士，或慈善家、政治家；它必須與時俱進，它一定得想出一些權宜之計，努力去辯解某些教條，或隱藏某些被認為羞恥的教理——例如聖寵、天主元首的奧祕、十字架的教導、諸聖之后

的敬禮或對宗座的效忠等等<sup>1</sup>。

近代美國天主教教友花費了不少時間、努力和金錢，特別是用在高等教育方面，他們急切地撇清移民的身分和認同；這些都是打著「梵二大公會議精神」的旗號推動的，許多教友放棄了與生俱來的權利和信仰，以求跟上「主流」，也就是被政府高層、學術界及社會高階層所接受。而這種接受是高價買回來的：他們對所拋棄的東西失去希望，而一切希望也隨著他們的新理想而蒸發，這些自我毀滅的機構散發出腐敗之氣。

世俗之子往往比光明之子聰明，因為世俗之子所信的每件事早在九十多年前，凡爾登之役（Battle of Verdun）中消滅殆盡。偉大的人文啟蒙實驗欲使歐洲成為科學化的快樂國度，此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告終。凡爾登之役中，七、八十萬人受傷或被殺，凡爾登城沒有一吋草地不曾被轟炸<sup>2</sup>。我們學到科學進步可以使某些事情改善，但也可使其他事情變得更糟。

有兩個人並沒有放棄，他們希望去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一個免於過去歷史錯誤的完美世界。這兩個人是希特勒和列寧，他們自視為人類的恩人。希特勒相當局限於自

<sup>1</sup> 紐曼樞機，*Idea of a University*, Discourse 9: "Duties of the Church towards Knowledge."

<sup>2</sup> 經過十個月圍城之後，雙方都未有戰略及戰術進展。

己的想法，認為只有亞利安人（Aryans）才可以是完善的；而列寧則以為透過絕對獨裁就可以遂其所願。他們假借人類的希望——完美的世界的名義去做，而其殘暴野蠻的程度是自從羅馬帝國終結以來所未見的。

沒有什麼比決心去創造一個完美世界的人更加危險。他們確信自己有答案，硬要把它強加在別人身上。我一生經歷過幾個所謂「救世主」時代。我自己鑽研的一門學科——心理學，其目的是要使每一個人快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初期也被人認為擁有一切答案，對這類人以及那些要使世界變得完美的人，我們要小心才好。

若說有人可以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那應該是吾主耶穌。可是發生在祂身上的是什麼？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千萬不要被我們這時代的所謂救世主哄騙，那怕是人、是運動、是潮流。

一次我對一位英國老主教說：「你以為人類的終局是什麼呢？」他望著我一會兒，說：「最後審判。」他指的是我們必須正確地看待一切人性的希望，這可能是指對子女、生意、事業、成就或甚至教會的希望。可是切不要把你對天主的信仰依靠在人性的希望上，因為天主的作為是奧妙的。

兒童村裡，一個孩子的母親為了偷一輛滿載糧食的貨車而被捕。之後她寫下這次不愉快事件的解釋：「我可能

要留在牢裡六個月，可是我們要記得，天主在神祕的方式下施為，祂要做出奇事來。」可見她至少還懷著希望。超乎人性的希望是永恆的希望。我們有自由意志。天主沒有把加爾瓦略山上劊子手的槌子打碎，祂沒有感動比拉多的心去聽他妻子的話：「你千萬不要干涉那義人的事，因為我為他，今天在夢中受了許多苦」（瑪廿七19）。同樣，猶達斯、大司祭、裁判所的首領、羣眾以及執行刑罰的人，全都按自由意志去行事。從人的自由意志所犯的罪中，天主帶出了美善，可是除非我們的眼光超越此世，看到天上的希望，否則我們是無法了解的。生命中會有失望，吾主耶穌也失望過，而我們稱聖母為「痛苦之母」，耶穌是「痛苦的人」，多少次祂禁不住失望與痛心，因祂自己和天父的訊息被那麼多人拒絕：

「哎！無信敗壞的世代，我同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我容忍你們要到幾時呢？」（瑪十七17）

「人子來臨時，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嗎？」（路十八8）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殘殺先知，用石頭砸死那些派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多少次願意聚集你的子女，有如母雞把自己的幼雛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卻不願意！」（瑪廿三37）

在耶路撒冷有座「耶穌哭泣」小聖堂，特別使人想到上面最後的一段引文。這小堂俯瞰整個耶路撒冷聖城，相傳是吾主耶穌說這些話的地方。小堂祭台前面寫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這些字中間刻了一隻小母雞。吾主耶穌對這城發出哀歎，覺得失望。祂寄望這個被揀選的民族會接納祂的訊息，但祂所懷的希望徹底粉碎了，祂人性的希望化為烏有。

## 終極的希望

但是，我們有的是永恆生命的希望。天主必會夷平山嶺，填滿山谷。為那些心靈破碎、被壓搾的人必有希望；為那些屢屢失敗的善人必有希望——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我們知道別人使我們失望，我們可能也使別人失望，但一定有一些東西超乎這些的。

小時候，我當輔祭時得知殯葬禮儀中有這樣的一段經文：「讓他們不要在無結果與徒勞的悲哀中歎息，像那沒有希望的人一般。」基督徒這種充滿希望的表達是不少聖人所同意的，也是《跨越希望的門檻》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為什麼世上還有這許多惡」的回答：

天主允許這一切，祂還是真愛嗎？就如聖若望  
在他第一封信中所宣稱的那樣。祂對祂所創造的宇

宙萬物是公平的嗎？祂給每個人的擔子是不是太重了？祂是不是讓人獨自負荷沈重，而且還處罰他們生活無望？在醫院裡有那麼多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那麼多殘障兒童，那麼多人完全被排拒在人生正常幸福之外，而這幸福來自愛情、婚姻和家庭。這一切交織成一幅陰鬱的畫面，在古今的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我們從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卡夫卡（Franz Kafka）或卡繆（Albert Camus）的作品可見一斑<sup>3</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並未解釋為什麼有痛苦；他提出十字架的例子，引用拉丁諺語「世界在旋轉時，十字架堅立著」（Stat crux dum volvitur orbis）加以說明：

根據現在所討論的，我們必須問：不這樣做可以嗎？面對充滿痛苦的人類歷史，如果天主不把基督的十字架放在這歷史的中央，說得過去嗎？

基督的十字架的確在歷史的中心，因此我們必要在十字架中存著希望：

很明顯的答案可能是：天主在人跟前不必自我

---

<sup>3</sup>《跨越希望的門檻》，81。

辯護，祂是全能，這就夠了。從這個觀點，祂做什麼或者許可什麼，我們都必須接受。這就是聖經中約伯的立場。但天主除了是全能全知者之外，容我再說一遍，祂也是愛。我們可以這樣說，祂希望在人的歷史面前能夠證明自己。祂不是一個遠在宇宙之外的絕對神祇，對於人類的痛苦漠不關心；祂是厄瑪努爾，與我們同在的天主，祂分擔人的命運，與人同甘共苦。至於啟蒙論者毫無異議就接受的那種天主的形象，其實不僅不完整，簡直就是謬誤。就福音而言，那種論調是在開倒車，對於天主和宇宙不僅不能獲致更大的認識，甚而還會造成更大的誤解……

天主不是那遠在宇宙之外，只自滿於自己的全知全能的天主。祂志願把自己的全知和全能拿出來，為自己所創造的萬物服務。如果在人類歷史裡有痛苦，且此一痛苦是與人類歷史密不可分的，而解開此一痛苦啞謎的鎖鑰，就在於十字架上的羞辱，那麼就可以了解，為什麼祂的全能是在十字架上的羞辱中展露無遺。

對於這一點，連今天批判教會的人也有同感。他們也看得出來，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就是天主與痛苦的人類同甘共苦的證明<sup>4</sup>。

因此，我們不單對永生有希望，我們對永生的希望源自親身經驗過人類痛苦的那位所作出的承諾。

我對現今教會中低貶基督苦難聖死的作為覺得很不滿，甚至今日聖週禮拜五的禮儀也是令人失望的。人們被殘忍地誤導，認為可以有毫無痛苦的生活。

沒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取走我們的希望——失望、恥辱都不能。我認識一位神父，他一生的工作都化為烏有，但他仍對我說：「失去這些比失去靈魂好得多。」他仍然懷著希望。如果你要找出一個調整人生不諧音符的祕訣，或是把一切荒謬、反常、悲劇、不公不義都妥為處置的訣竅，把它排列在十字架旁吧。十字架應該是人類無望的終極標記，天主派遣祂的聖子來到世界，世人卻殺了祂。天主所做的美事，他們徹底把它搞砸了。耶穌的門徒四散逃跑，整個事體變成一團糟。基督的十字架在世俗的眼光來看是極度的失敗，但十字架也是終極的勝利象徵。撇開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不談，望德是勇敢的，是值得欽佩的。甚至連不信基督的人，諸如猶太教徒、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他們也懷著希望，他們希望總有一天，某些事情變得合情合理。

你我都獲賜希望的祕密。望德解答了「做什麼」這個

---

<sup>4</sup>同上書，83。

問題，而不是「為什麼」。我要做什麼？只要我願意，我領受希望的食糧要多少次就有多少次。聖體聖事是希望之糧，當我們最後一次領它時，就是終極的希望之糧了。這叫做「天路行糧」（Viaticum），領我們到天國之門去的糧食。

我的好友顧拔特修女（Sister Cuthbert），她在瑪利蒙特（Marymount）醫院去世前，我聽到她有關希望的美麗表白。她是個有著偉大信德的修女，是個真正的修道人。我

我們對永生的希望源自親身經驗過人類痛苦的那位所作出的承諾。你我都獲賜希望的祕密，望德解答了「做什麼」這個問題，而不是「為什麼」。

含著淚和她道別時，她說：「啊！神父！不要哭！有一天，聖母要來帶我回家。」人要付出多少代價才能得到這樣的望德！真是值得幾百萬呢！耶穌宣講望德時說：「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

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瑪廿五 35-36）。

下面是紐曼樞機在默想中有關望德的禱詞：

啊！我主，我的救世主，在祢的臂彎裡，我是安全的。請祢保佑我，好讓我一點都不害怕。祢若放棄我，我就沒有什麼可以希望的了。我不知道死亡前有什麼事會臨到我身上，我對未來一無所知，

但我依靠祢。祈求祢賜我那對我有益的，除去我身上任何危害得救的；我不求祢給我財富，但求祢不要使我過於貧窮；但我把一切託付在祢手中，因為祢是全知的，而我一無所知。若祢要使我痛楚悲哀，請賜我聖寵，好能忍受——讓我遠離抱怨及自私。若祢賜我健康、力量 and 成功，請保佑我時常警覺，以免這些大恩賜使我離開祢。啊！祢為我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使我這個罪人得以認識祢、信祢、愛祢、服侍祢，永遠以祢的光榮為目標而生活。賜我能給周圍的人立善表，賜我在最能光榮祢、最有助於我得救的時刻和方式下死去<sup>5</sup>。

我們有望德時，便有能力和朋友、所愛的人以及家人分享它。我對那些似乎遠離天主的人的得救懷著極大希望，因為我清楚知道，天主只要放棄我一天，我會落到怎樣的地步。我可能成了個無神論者，我可能變得極令人討厭，因為我的骨子裡是極討厭的。由於祂一直對我慷慨，我深信祂也對其他人慷慨。我的希望是在基督的十字架，多少次我看到希望在垂死的人身上出現。

---

<sup>5</sup> 紐曼樞機，*Twelve Meditations and Intercessions for Good Friday*, #10, "Jesus our Guide and Guardian."

## 何烈度懷著希望

我在兒童村工作時，有人把何烈度（Juanito）這個孩子送來，他扒竊了一個放高利貸的人的錢包，裡面有五千元，全是一百元面額的鈔票。他把得來的錢分給紐約西區的人，警察捉到他和那放高利貸的人和他的錢包，結果，那人被判入獄，在紐約上州的監獄關了好幾年。何烈度是個天性純良的人，他獲釋回家後，打電話給我，我剛好在帶退省，他說他的母親被拘捕了。

我問他：「她為什麼被拘捕？」

他答說：「她是個推銷化妝品的女人。」這是個波多黎各式的答案。

「為什麼推銷化妝品會被捕？」

「她賣大麻。」

「我正在這裡主持退省，」我對他說：「你的弟妹們在哪裡？」

「在阿姨家。」

我對他說：「沈住氣！我主日晚上南下紐約，星期一大清早我會到法庭去把她保出來。」

星期一早上，我到他家，但見他的母親在洗碗。我問她：「妳怎樣出來的？」

「啊！」她說：「何烈度把電視機拿去賣了五十元，

然後到法庭，請了一位正站在階梯上的律師把我保出來。」

年紀只有十五歲的何烈度竟能鎮定自如地處理這事！他後來和一個有愛滋病及毒癮的女孩結了婚，他當然也染了愛滋病。五年後，他以十分簡樸的窮人所懷毫不疑惑的信心領了聖事，他懷著絕無疑惑的望德。當他彌留之時，我在聖文生醫院給他傅了油，又給他送了聖體。他對他的妹妹和我說：「我的生命完了，要結束了。」他舉起雙臂，像要捉住一些什麼似的。

「何烈度，你在做什麼？」他妹妹問。

「你看到他們嗎？」

「誰？你看到誰？」

「天神，」他不斷伸出手臂，說：「你看不見他們嗎？他們要來接我，我的生命結束了。」

他一面伸出雙臂，一面露出微笑，他的妹妹和我頓時靜了下來。毫無疑問，他看到天神到來。我深受感動，那是死前一刻的幻覺嗎？還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看到這異象？我不知道。但我確實知道，從真正神學的角度來說，他是對的。

因為我有事必須出門，我的一位同道為他主持葬禮。神父在他唇上畫十字聖號時，唸出下面的經文：

願天神帶領你到天堂去，

願殉道聖人在路上歡迎你，帶你到聖城耶路撒冷，  
願眾天神偕同在世時如此窮困的拉匝祿來歡迎你，  
願你有永恆的生命。

這就是望德。

## 默想

---

1. 什麼是望德？
2. 在日常生活中，望德怎樣幫助我們面對困難（我們的十字架）？
3. 為確保我們的望德不致落空，我們必須做些什麼？
4. 本章的例子怎樣說明《天主教教理》中望德的定義？



## 祈禱

---

吾主耶穌基督，祢降生此世，過著貧寒而謙遜的生活，並忍受了駭人的死亡，這一切應給我們以希望，甚至在生命最黑暗的時刻中。祢不斷對跟隨祢的人應許永遠的生命。祢去世前幾小時，祢安慰門徒，告訴他們：「你們心裡不要煩亂；你們要信賴天主，也要信賴我……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若十四 1-2）。

啊！主！請加增我的望德，好使我能和別人分享它，特別是當他們在黑暗之中時。請不要讓我缺少望德，請淨化我的希望，讓我永不要把希望放在世人、甚至最好的朋友身上，而只是時刻放在祢之內。我祈求祢，我主，我的天主。阿們！



## 第七章 愛 德

正如父愛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愛內，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祂的愛內一樣。

——若十五 9-10

愛德是超性的德行，藉著愛德我們為了天主自身，愛祂在萬有之上，又為愛天主的緣故，愛人如己。

耶穌把愛德作為新的誡命<sup>1</sup>。耶穌愛那屬於祂的人，「愛他們到底」（若十三 1），藉此顯示祂由父所領受的愛。門徒們藉彼此相愛，效法他們由耶穌所領受的愛。因此，耶穌說：「正如父愛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若十五 9）。又說：「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若十五 12）。

——《天主教教理》，第 1822-1823 條

---

<sup>1</sup> 參閱《若望福音》十三章 34 節。

英國有一句老話：「沒有什麼比仁愛更冷。」在天主教圈子外，愛德一詞有時用在貶抑的方面。「啊！他們只有仁愛。」或「我不接受仁愛。」仁愛這詞在天主教中有較好的情況，也許因為我們有仁愛修女會、仁愛傳教會、天主教慈善機構等。這反映出一項事實，這詞用法近乎拉丁文 *caritas* 一字，意思是「愛」。

可是，「愛」同樣有混淆不清的意義，不少可怖的事以「愛」的名義做出來，諸如戰爭、謀殺等等。妓女對顧客說：「來買些愛吧！」那些支配子女、使子女不能發展人格的父母也可以說：「我出於愛才這樣做。」奇怪的是，愛和恨往往共存。

一如信德和望德，愛德也是超德，是天主給我們的特殊恩典，好使靈魂獲得救贖。自然的情愛可以是本性的德行，而像任何其他的本性德行一樣，可以被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但它不是愛德，不能領人得到永生。

我開始寫這書之後，教宗本篤十六世頒發了他的第一道通諭《天主是愛》（*Deus Caritas Est*），這傑出的文獻在許多方面都很突出，把焦點集中在愛的多種意義上。我們應該一次把它全部讀完，那並不是件難事。教宗本篤十六的通諭和正向心理學的新強調，我禁不住看到兩者間的吻合之處。心理學並不直接以超本性德行的角度來探究基督化愛德的觀念；但以心理學的詞彙來說，這德行和彼德

森、塞利格曼所稱的人道及超然，有著不少相同之處。

最明顯的分別是關於愛仇人及個人對天主的虔敬：

基督信仰初期……已開始視「純愛」（agape）為天主藉聖子耶穌基督，為救贖所有人而大量傾流的無條件之愛。當一個人得到赦免之後，他或她被指引去寬恕別人（見《若望福音》第十五章就是一個例子）<sup>2</sup>。

教宗本篤十六世使我們對「情愛」（eros，即靈魂和肉身結合的觀念）加深一層了解，情愛本身超越肉體之愛：

相反地，基督信仰常將人視為同時具有肉體和靈魂合一的個體，其中精神和物質互相滲透，這樣正使兩者達到新的高貴性。確實，情愛讓我們達到對於神聖的「癡狂」，引領我們超越自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一條上升、棄絕、淨化和恢復的道路<sup>3</sup>。

花時間慢慢研讀這通諭的人，會發現它對一種同時涵蓋本性及超性的道德生活，是十分有創造性的洞見，這是

---

<sup>2</sup> Robert D. Enright Richard P. Fitzgibbons, *Helping Clients Forgive: An Empirical Guide for Resolving Anger and Restoring Hop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0), 31. 作者對寬恕過程曾作廣泛研究，特別是在寬恕與愛的方面。

<sup>3</sup> 教宗本篤十六世通諭《天主是愛》（*Deus Caritas Est*），n.5。

世代以來人們尋求的目標。聖五傷方濟充滿了對天主的犧牲之愛以及對土地上的萬物之愛，他之所以受人歡迎，大抵可以證明人類多麼想找出「情愛」與「純愛」相會之點。

魯益師（C. S. Lewis）的《四種愛》（*The Four Loves*）一書中，分析過「愛」這個詞。魯氏用了四個希臘字形容不同的愛：情愛（eros）、忠忱之愛（storge）、友愛（philia）、純愛（agape）。「情愛」是大多數人想到不包括仁慈的那種愛；而它帶有一種惡名，「情愛」代表我們對某些事物的愛，因它們可滿足我們的需要或令我們喜悅。於此，對音樂或食物的愛好就是「情愛」；珍愛房子、汽車、寵物等也是「情愛」，因這些滿足了我們的需要。

### 情愛（Eros）

正如教宗本篤十六世所指出的，「情愛」本質上是自我中心的（不一定在消極的方式下），因為情愛是以滿足個人需要為基礎的。這原本沒有什麼不對，但在個人關係的範圍內，尤其在婚姻上，必須有某些地方是超乎這一點的，否則，關係便不能夠持久。「情愛」也給一個人某種完滿之感或歡樂，在英文方面，這個字和性愛、性慾及性關係帶來的生理滿足有著緊密關連，但那只是「情愛」的狹窄定義。正如教宗本篤十六世指出的，那種定義是一種對肉身的低貶。

聖奧斯定更進一步說，基督化的生活是對天主而發的一種「情愛」。整個基督化生活實是神修上的「情愛」，而他所寫的最著名的一句話說道：「我愛祢愛得遲了，啊！祢是亙古而常新的美，我愛祢愛得太遲了。」

不要從你的神修生活除去「情愛」。人們喜歡知道怎樣可以祈禱得更好，意思是怎樣在祈禱時感覺更好。最虔誠的祈禱往往是在被棄、悲哀、絕望的時刻說出來的。也許最迫切的祈禱出於艱困的時刻，例如在偏僻的郊區，風雪交加，汽車的輪胎破了，要換上後備胎時，偏偏又不能把螺帽扭出來。這時祈禱是熱切的，但不是「情愛」。

「情愛」是美好的，但在神修生活中應該不止於此，否則不會持久，只是有所求時的祈禱。

### 忠忱之愛 (Storge)

「忠忱之愛」是人類生存最重要、最有效的元素，它可產生無限的善，也可以產生無限的惡。為了不想把「情愛」和「純愛」混為一談，我以為教宗聖父似乎忽略了討論「忠忱之愛」。「忠忱之愛」就是對家庭、親屬或事業的獻身，或是對教會、國家的忠誠，而我們今日的社會問題之一就是「忠忱之愛」日漸衰落。聖詠的作者談到對天主之愛時，他們的意思就是「忠忱的愛」——那是為了祂的緣故而發出的忠心，自願受苦。猶太教（尤其是古代的

猶太教)沒有涉及對天主奔放的幻想，他們視天主為絕對的，人們懷著畏懼、戰慄，至少帶著最高的崇敬。那在西乃山(Mount Sinai)上顯示自己的天主，不像我們所朝拜聖體中的天主。「忠忱之愛」也指對天主及舊約時代的以色列的忠誠：「上主，我喜愛祢所住的殿堂，就是祢那榮耀寄居的地方」(詠廿六 8)。這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愛國主義，男男女女都覺得為自己的國家冒生命之險是光榮的事。那時候，幾乎每一所房子的窗戶都掛上了一張家裡有人在服兵役的旗幟。

「忠忱之愛」也帶有對教會忠誠的意思，然而這種忠誠在今日已不復存在。古老的日子裡，意見極不相同的人因著他們對教會的愛而團結一致，如今都被對個人(對教宗、主教或神父)的忠誠取代了。今日，個人的幹勁往往決定了忠誠度，如缺少了這種動力，對教會的忠心就衰落了，從前不是這樣的。忠心的意思是對基督奧體、對教會本身的忠信，和個別領袖沒有多大關連。它以愛為基礎，建基在真正的「忠忱之愛」上。若某人不愛教會，他可以離開，如果他在教會內就必須愛她。

「忠忱之愛」也可用在家庭方面。20世紀之前，世界各地大多數婚姻都是由父母或長輩安排的，目的在鞏固家庭、種族、文明的延續，為大眾的利益多於為夫婦兩人的利益。那並不表示夫婦之間沒有愛，或不能慢慢培養出愛

來。20世紀，隨著電影的發明，一般人都接納了婚姻、家庭更富浪漫色彩的看法。這些電影以數不盡的方式複述羅蜜歐與朱麗葉的故事，而人們陶醉於日漸發展的婚姻情誼的意念。

## 友愛 (Philia)

不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忠忱之愛」轉成「友愛」，這是可以預料的。「友愛」是朋友間相互的平等關係，父母成了子女的朋友，婚姻變成友誼，因而產生了「基督化家庭運動」(Christian Family Movement)、「夫婦懇談會」(Marriage Encounter)以強固婚姻的友愛關係。「友愛」變成一切事物的基礎，可是，我們都知道，友誼來去不定，並不可靠。

「忠忱之愛」是永遠存在的，而「友愛」則不一定如此。如果你是個愛爾蘭人或中國人，你永遠都是愛爾蘭人或中國人。我們不能改變我們本身的基本特徵，但我們可轉換我們的朋友。

「友愛」是相互間的友誼，出自朋友之間的愛，可能不會長久留存，這有賴於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又往往賴於外在環境。當友誼成了決定因素時，婚姻或修道聖召都是不太穩固的了。情況變得艱難時，人們大抵會放棄及離開所在的境地；因為「友愛」不比「忠忱之愛」來得堅固，

因而大大侵蝕到社會的基礎。

人們奇怪為什麼今日的社會這樣缺乏獻身。原因之一是友誼是不能預測的。年輕人往往不知道什麼是對家庭或教會忠心。部分問題出在當代的「自私哲學」，這對友誼很不利的。自私主義具有三種原則：第一，我的首要責任是滿全我自己的快樂，以及實現我最大的能力；第二，若有任何人的權利阻礙著我的，我一定不顧一切地以我自己的權利為先；第三，社會有責任讓我達成我所需要的。自私主義是每一電台及電視節目的訊息，它危害了美國生活及西方文明。事實上，它很可能搞垮共和政體，因為一個民主政體或共有政府無法在自私主義的氣氛中長久生存下去。

自私主義若不是窒死友誼，最少也使友誼難以產生。誰願意和自私的人做朋友？傑出的社會學家楊克洛維奇（Daniel Yankelovich）在《新規律》（*New Rules*, 1981）一書中分析這問題，他說自私主義將自掘墳墓，他預言在2000年將會出現，他認為最狠毒的危害是墮胎。最可惜的是，直至2006年墮胎和自私主義仍十分活躍。「友愛」在這種景況下發揮不了作用，「忠忱之愛」也蕩然無存，於是只剩下「情愛」——樂趣與滿足感。而今日大部分美國式的生活以此為準，美國文化的英雄們是一羣完全放蕩荒淫、自我中心的人——電影、音樂、電視明星，他們的生活是

一團糟，有些人因財物而腐敗，還有許多人如果有同樣財富也可能同樣腐敗。

## 純愛 (Agape)

第四個形容愛的希臘字是「純愛」，相當於拉丁文的 *caritas*。拉丁文中代表「愛」的字是 *amor*，可以包括每一種愛。「純愛」指無私的、自我奉獻的愛，而它往往不見於純淨的形式。古典希臘文化中，「純愛」一字極少見用，它專用來形容某些願意為城邦犧牲生命以保存共和政體的人，或某人出於效忠的意識而接受死亡。美國以前有一些英雄說過這樣的話：「不自由，毋寧死。」他們受到尊崇，因為他們為國犧牲生命。可惜這些事情在今日絕不會發生。教宗本篤十六世認為與其說「情愛」和「純愛」相互反對，不如說它們在潛質上可以相輔相成：

在哲學和神學爭論中，這些區分都絕對化，甚至互相對立：基督信仰特有的愛似乎是下降之愛，是奉獻的愛，就是「純愛」；而非基督信仰的文化，特別是希臘文化中的愛，其特點似乎是上升之愛，是占有性的本能之愛，就是「情愛」。如果將這種對立極端化，那麼基督信仰就與人類存在根本的生命關係脫節，而成為一個獨立的世界，可能會

讓人佩服，但是卻斷然與人的生活脫離關係了。事實上，「情愛」和「純愛」——上升之愛和下降之愛——從來沒有完全地分開。在不同的程度上，愈是將兩者在唯一真實的愛中正確結合，就愈能表達出普遍來講的愛的本質<sup>4</sup>。

## 羅蘭之歌

中古時代流傳著一段史詩——《羅蘭之歌》（*The Song of Roland*），在這首歌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關「純愛」的例子。法國和占據西班牙的回教徒作戰多年後，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率領軍隊回法國，殿後的護軍領袖羅蘭（Roland）是查理曼大帝的姪兒及忠心的戰友。不料，羅蘭他們轉進庇里牛斯山區（Pyrenees）時，被薩拉森人（Saracens）在朗西華理斯（Roncesvalles）隘口襲擊，羅蘭有兩個選擇：一是吹起警戒的號角召回查理曼的軍隊，或是留下來孤軍奮戰。他只有少少的幾千士兵去和對方大量士兵對抗，可是他的「純愛」不容許他召回基督軍隊去冒死亡的危險，於是他站穩陣腳獨力和敵方作戰。雖然他的後衛軍慘遭回教人屠殺，羅蘭幾乎獨自一人留在戰場，但他竭力擊散回教軍隊並將敵方統領擊至重傷，而他自己也告陣亡。他垂

---

<sup>4</sup>同上書，n.7。

死時吹起號角，這次不是希望同袍來救援，而是希望查理曼回來埋葬死者，並為他們復仇。

福音中，吾主耶穌對我們說：「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十五13）。「純愛」就是忘我的愛，不要求回報，在某些例子上，就像《羅蘭之歌》所描述的：痛苦和死亡。我們羨慕別人的「純愛」，但卻很少著意去實行。因此，在今日的社會中十分罕見。

為什麼德蕾莎姆姆（Mother Teresa）如此受到歡迎？很多人不同意她各方面的看法，但卻極欽仰她，就是因為她對窮人無我的奉獻。教會中有不少修道團體以照顧窮人為目的而建立，他們無條件地教導和看顧窮人，恩人也自動來匡助。漸漸地，情況改變了，他們變得「專業」起來，水準或程度都提高了，創辦人的意向儘管崇高，但後繼人中很少存有愛德。

為什麼德蕾莎姆姆如此受到歡迎？很多人不同意她各方面的看法，但卻極欽仰她，就是因為她對窮人無我的奉獻。

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也都欽仰有愛德的人。我們從哪裡學得這種基督化的德行？也許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過受苦。「純愛」——愛而不求回報，這是世界上一大力量，它必須小心培育，否則不能久存。修道團體本來是為教育窮人而創立的，如今許多是在教育富人。開創時，不少服

務是免費的，如今，許多東西（像學費）變得昂貴；原先的立意是仁愛，現在卻變得一點都不仁愛。

愛德不是多年生的植物，而是一年生的植物，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播種。愛德的不恆久性質是根植於人性的自我中心，歸根究柢，是出於原罪。我們並不自由地愛，因為我們受了那麼大的傷害，我們恐怕給予了以後不能得回，我們會變成一無所有。人類有三大恐懼：害怕自己是個籍籍無名的人、只有自己一個人、一無所有。這些恐懼使人變得自我中心、吝嗇。我們常常會問，我們這樣去愛將有什麼回報？當事情變得分崩離析，我們便對天主感到憤怒，心中充滿怨恨與不滿。我們若被人拒絕、遺棄、反對時，就會發覺自己到底愛不愛天主。

「純愛」是基督化婚姻和友誼最好的基礎。聖奧斯定說：「基督以『純愛』去愛教會」。他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年老夫婦中一人病倒了，沒有反應，不認得人，也不知道周圍的事物，而他或她的配偶仍繼續照顧對方。聖人說：「這就是『純愛』。」

## 真愛德與假愛德

愛從何處而來？有些人認為自己對人類有著大愛，但他們輕視許多不同的人。紐曼樞機是個天生對友誼十分敏感而又很容易受傷害的人，關於愛德他說了這樣的話：

嚴格說來，去愛所有的人顯然是不可能的。愛一切人的意義是覺得對一切人有好感，並隨時準備去幫助他們，而對那妨礙我們的人表現出好像我們愛他們。我們無法愛那些我們一點也不認識的人，除非我們把他們看成是基督內的兄弟；視他們也是基督救贖的目標。那就是說，出於信德多於愛德（以信德為出發點）。此外，愛德是一種習慣，沒有實際的鍛鍊是不能獲致的。當一些作家（例如某些輕視福音的人）高談闊論地說到以廣泛的愛去愛全人類，做所有人的朋友等等，這是多麼荒謬。這種誇誇其談有什麼結果？這些人對世界有相當仁愛的情感——那只是感覺，除了宣示不穩定的感覺之外別無其他，不外是自吹自擂的想像產物，只在他們的心智被激動時才出現的，當真正有需要的時刻肯定使人失望的<sup>5</sup>。

對於感覺我們知道多少？感覺本身是個空虛的概念，而今日世界中，感覺往往代替了真實的思想。感覺可以是很好的，但它並不是建立生活的堅實基礎，像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的

---

<sup>5</sup> 紐曼樞機，*Parochial and Plain Sermons*, II, Sermon 5: "Love of Relations and Friends."

伊凡（Ivan），作者把他塑造成無神的人文主義的象徵，他愛全人類，但他憎恨每一個他認識的人。

紐曼樞機繼續寫道：

真愛必須靠身體力行去培養，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對周圍的朋友付出愛，否則愛是不會存在的。藉著愛我們的親屬和朋友，藉著忍耐他們的缺失，順從他們的意願，儘管這些意願和我的相反；以仁愛去幫助他們不致誤入歧途；又藉著存想他們的優點，效法他們，於是我們在心中栽培仁愛的根苗，儘管它起初細小的像芥子，有一天將會成長到可以遮蔽天日<sup>6</sup>。

## 最重要的因素

從紐曼樞機的分析，我們可以下此結論：愛始於家庭及工作所在。一切仁愛最重要的因素是寬恕<sup>7</sup>。我以為，有時天主上智的安排似乎令我們失望，即便如此也不要怨天主。當所愛的人傷害我們時，我們必須寬恕他們。

不論在修道團體或夫妻、親子及朋友之間，寬恕是共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基督來到世界時，祂為世人做

---

<sup>6</sup>同上書。

<sup>7</sup>參看 Enright 及 Fitzgibbons 對寬恕治療的學術研究。

的只有好事，沒有壞事——治癒病人、復活死者、飽飫羣眾——但人們的反應是拒絕祂，令祂慘受殘酷的折磨和痛苦的死亡。我們不要欺騙自己，以為若祂再來，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事實上，只要舉目四看，就可發現我們時常都在釘死祂。

愛德不是溫煦的、模糊的感情，愛德是天主所賞賜的，我們不能賺取，也不能製造。若我們單單有好施的感覺、仁慈的情愫——根據正向心理學，那只是本性的德行——我們不是在實行愛德。好施是好的，是仁慈人性的基礎，但不是愛德。愛德是天主的恩賜。我們如何分辨好施的行為是否超乎了人性之愛而到達了愛德的水平？唯一的方法就是運用吾主耶穌在福音中所說的：「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瑪五 43-45）。這樣做的時候要小心，因為有時人愛他們的仇人好使自己受苦，那是消極的自我攻擊或不自覺地攻擊自己。

我第一個愛仇人的經驗是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從我的老師德蘭·馬利亞修女（Sister Teresa Maria）身上學得的。她是仁愛修女會的修女，她教二年級教了許多年，從未見她發過一次脾氣。

每天大約下課後十五分鐘，德蘭·馬利亞修女會從修

院走出來，拿著一個用餐巾蓋著的托盤。若是寒冷的天氣，這托盤會冒出蒸氣來。我對這件事感到十分好奇。一天，我跟著她走過一條繁忙而又貧寒的街道，看著她進入一間住宅。我們的理髮師若瑟剛巧在這住宅的地下室，於是下次剪髮時我問他，德蘭修女在那裡幹什麼。他說她在照顧一位年老太太，她患了重病。

後來有一次我終於耐不住了，我爬上逃生梯去偷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攀上擺在窗旁的一個牛奶箱，站著看進去，真給嚇呆了，透過玻璃窗瞪著我的，是我最近才看過的電影「白雪公主」中殘忍的巫婆。我從牛奶箱跳下來，連跳帶跑地衝下逃生梯，衝過街道，走進聖堂去，驚慌中，我衝到聖母祭台前，我仍可看到藍色的聖體長明燈。我跪下祈禱，因為我看到了一個女巫。

祈禱間，一個問題湧上心頭：「為什麼那女巫沒有傷害德蘭修女？」答案很明顯，因為她好心對待女巫。我對自己說：「也許人們若對女巫們好一點，她們不致這樣壞吧！」突然間，一句話像鐘聲般清楚來到我心中：「做個神父」（直到那一刻之前，我只想當救火員）。一切是那麼真實，當我離開聖堂時，望向神父的住宅，覺得有點預感，該時該地天主在召叫我去做神父，雖然我對這事並不太熱心。

我沒有對任何人談到這事或我要做神父的決定。第二

年，有一天，三年級的老師康素拉達修女（Sister Consolata）給我一張聖像，後面寫著「Ora Pro me」（為我祈求），父親問我她為什麼用拉丁文寫下那些字，並叫我去問她，修女說得相當直接：「因為你要做神父。」

在我晉鐸首祭時，我說出了女巫的故事，德蘭·馬利亞修女在場，但她早已忘記了這事。另一位修女提醒她說：「啊！對啊！」她說：「我記得，修女照顧白荻小姐（Miss Pettit），她憎恨天主教徒，她從沒有一次稱呼德蘭修女為『修女』，雖然她照顧她三年，直到她去世為止。」

德蘭·馬利亞修女明白吾主的話，並付諸實行：「愛你的仇人，為迫害你的人祈禱」（瑪五44）。

「把你的糧食拋到水面，多日後你必有所獲」（訓十一1）。白荻小姐不單從不曾成為天主教徒，她可能帶著尖刻及完全反對天主教的心情死去。可是有時候，我們所拋出的糧食，有恆久的效果。德蘭·馬利亞修女偉大的仁愛是有效而有功勞的，也間接地在我心中播下了神父聖召的種子。我從那時起，再沒有想到要做其他的事。

這一切之所以發生，完全因為一位不為人知的聖善修女隱密地實行了愛德，她從不曉得有人看到她為窮人奔走服務。諺語說：「愛德克勝一切。」

## 默想

---

1. 本章所敘述的各種不同的愛是什麼？它們怎樣和愛德有關？
2. 愛德怎樣涵蓋所有的德行？
3. 「施恩不望報」的理念怎樣配合《天主教教理》有關愛德的定義？
4. 我們怎樣在日常生活中實行愛德？愛始於哪裡？



## 祈禱

---

天上的大父，祢出於愛而創造了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從祢而來，因著祢的愛。祢的聖子和聖神由祢的愛而生，一切受造物都是祢愛的表現，而藉著祢的聖子，世界得獲救贖，也是因祢的聖愛而完成。當我們並不愛祢時，祢先愛了我們；我們離棄祢轉向黑暗或自私的事，但祢不停地愛我們。

請幫助我們，啊！美善的天父，去愛別人正如祢愛我們。當我們走過人生的道路時，我們警覺到自己愛得那麼少、那麼微薄，一受到挑戰，愛就消失了。請以祢愛子的表樣和祢聖神的光照使我們去愛，克勝邪惡，堅毅地行善。在我們生命的最後一刻時，在愛中順服於祢。我們向祢祈求，因我們主耶穌基督，偕同祢及聖神，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於無窮之世。阿們。



## 後序

### 怎樣在德行中成長

結束討論德行之際，這個問題顯然自然地出現：我們怎樣活出由德行指引的生活？我們怎樣獲致德行推動的生活呢？

半世紀多以來，心理治療、教育甚至靈修指導，一直被相對論及佛洛伊德和其門徒們的命定論所削弱。微妙的、滲透人心的消極態度及失敗主義，令身處困境的人視自己不外是生活的犧牲者，以及莎士比亞所謂「命運的矢石」。

如今，正向心理學召叫我們力求改變，採用積極的價值並發展性格力量和德行。深明大義的基督徒一直遵循這途徑，只是怯懦地、甚至偷偷地進行，免得我們對人類行為的潛質顯得無知和幼稚。其實，我們必須發展牧靈輔導的全新取向，以德行及品格力量為重心。

我們怎樣汲取這令人興奮的時代新洞見呢？正統的期望是在未來的一、二十年內，針對品格發展的神修著作有新的突破。現在，讓我們看看用一些簡單而有效的步驟可以做些什麼。

轉化和自我改進的起點，是承認某些事情不是缺少了就是錯誤的。我們希望本書中涵括的各種德行、令人注目的例子等引領讀者們去察看，自己生活中是否缺少那些德行或者需要更新和興發。看看自己的短處、疏忽、慣性的缺失和罪過，若你是 20 世紀出生的，你可能覺得設法改變是沒有希望的。別這麼想。其實你只要想想你現有的德行中哪些是薄弱或不足的，甚至你簡直沒有培養出來的，把它們連同那些培養德行的品格力量一起寫下來，並想出一些發展它們的方法。

比方勇氣，這德行使我們在艱難的處境中、面對困苦時或追尋真理遇到危險時，能夠讓他人信賴。而你可能覺得自己缺乏勇氣，或只有足以對付生活挑戰的一點點勇氣，或甚至完全沒有勇氣，那麼你要承認你可能厭倦了忍受煩擾或不便。你必須明白，如果你立意要做你應該做的——正確的及道德上要求的事——即使在細微的事情上，你可能會受傷、被忽略、被侮辱。

這一切都可從福音相稱的文字中得到驗證，吾主耶穌告訴門徒們說，為了祂的真理他們必得受苦，「人們要把你們逐出會堂；並且時候必到，凡殺害你們的，還以為是盡恭敬天主的義務」（若十六 2）。每天，你應該省察，你出了多少力去培養勇氣的品格力量。這些品格力量包括忍耐、剛毅、不理會偏見歧視或無根據的批評，以及願意

在有必要時發言反對思想不良的人。當你以勇氣去實踐某一種德行時，其中一個賞報是你會察覺到天主與你同在，基督與你結伴同行。我認識一些致力於維護生命的人，他們有過天主臨在的經驗，他們被判入獄一年多，因為他們抗議殺嬰行動（人們狡詐地稱為「選擇的自由」）。若沒有上主臨在，這種不公義的牢獄是極痛苦的重荷，可是忠於真理使他們進入監獄，而勇氣給他們力量，以喜樂及信心去抵受煎熬。

## 基督化的德行

基督化的德行最終的目的是尋求天國的義德（瑪六 33），而本性德行的動機是過快樂的生活，往往不足以達到基督化德行的目標。我們常常看到人們竭力在選擇各種事物，例如沈迷於各種癖好，這只會使他們的生活更不快樂。

若要修得基督化的德行，我們必須有為自己或幫助別人尋求天國的動機。勇敢地反對墮胎合法化就是這兩種動機的例子。對人類生命的尊重激發出本性的勇德；對每一生命中的不朽靈魂極度尊重是只可藉啟示而得知的真理，則激發出更積極的動機。第二種動機並不掩蓋第一種，而是更大的影響力並加增我們的決心。那些承認自己不贊成墮胎，卻傾向墮胎合法化的政治領導人就是這方面最好的

例證。

## 對德行生活有益的建議

我們若能持之以恆地操練上述的簡單步驟，並將整個德行及品格力量實行出來的話，可以發展成宏大的力量。閱讀聖經，特別是新約和四福音，默想可靠的聖人紀實，你會得到所需要的一切知識。不要閒閒散散，像那些被古舊的消極心理學所犧牲的人一樣。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隨基督，套用聖保祿的話：「奮力打這場有關信仰的好仗」（弟前六 12）。

關於在三超德中成長，我有一句話要說，切記信、望、愛三德純然是天主的恩賜，不能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去得到，可是，我們一定要接受這些恩賜，並付諸實行。例如：教導信仰的真理，把它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明智地處理對信仰的挑戰，這會加增超德的實踐能力。甚至懷疑也可以成為信仰成長的一部分，在《基督信仰導讀》一書中，教宗本篤十六世指出，若要衡量我們這時代的人的信仰，可以看看我們是否願意對抗唯物主義及懷疑主義所生出的疑惑。

注意！我預料品格及德行的新取向，將影響學術界的心理學家以及神修作家們產生更多著作。藉天主的聖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代的青年並未落入自認是犧牲品的普

遍錯覺中<sup>1</sup>。雖然他們在多方面被欺騙了，又缺乏好的榜樣可供效法，宗教指引既不足夠或甚至是錯誤的，遇到不好的領導者；但無論如何，他們是不同的類型：積極的、懷著希望的、充滿信心的。

我大半生用於和心理學潮流抗衡，也許做得不很夠，現在當我準備捲起鋪蓋，走向永恆之際（請為我祈禱），我很高興看到新開端的最初徵兆，顯示予那些真正相信天主，並真心想跟隨聖子耶穌基督的人。

---

<sup>1</sup> 參閱 Peter Krceft, 191. 作者多年前是個對德行之過往景象有見地的觀察者及強力推動者，他在年輕人當中看到這種潮流，或許這是部分健康的青年受到德行挑戰所感召的緣故。

附錄：

## 「山中聖訓」默想撮要

### 真福八端（瑪五 3-12）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誹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因為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曾這樣迫害過他們。

### 地上的鹽與光（瑪五 13-16）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使它再鹹呢？它再毫無用途，只好拋在外邊，任人踐踏罷了。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 愛仇人（瑪五 43-48）

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祂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稅吏不是也這樣做嗎？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做了什麼特別的呢？外邦人不是也這樣做嗎？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

### 有關施捨（瑪六 1-4）

你們應當心，不要在人前行你們的仁義，為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你們在天父之前，就沒有賞報了。所以，當你施捨時，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如同假善人在會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樣，為受人們的稱讚；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了他們的賞報。當你施捨時，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好使你的施捨隱而不露，你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

## 有關財富（瑪六 19-21）

你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在地上有蟲蛀，有銹蝕，在地上也有賊挖洞偷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裡沒有蟲蛀，沒有銹蝕，那裡也沒有賊挖洞偷竊。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

## 不要擔心焦慮（瑪六 26-34）

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裡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你們中誰能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數增加一肘呢？關於衣服，你們又憂慮什麼？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既不勞作，也不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代所披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田地裡的野草，今天還在，明天就投在爐中，天主尚且這樣裝飾，信德薄弱的人哪，何況你們呢？所以你們不要憂慮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所以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苦足夠一天受的了。

## 譯 後

2006年底，得知神父將應邀到依利諾州的皮柯利亞市（Precoria，施恩主教青少年時代求學之地）為該教區舉辦的更新運動作兩場演講。我們每週看他主持的節目，也曾和他通過信，如今竟有機會得瞻風采，親聆訓誨，實在興奮。於是和朋友們一行六人，開車四小時多，預先一夜到達，下一天清早參加彌撒後即到市政府大堂去，還不到八點半，已座無虛席。九時，神父策著手杖，由人攙扶著走到講台中央坐下開始演講。神父看來比在電視中衰弱得多，而且步履艱難，動作緩慢。這是幾年前一次嚴重車禍的後遺症狀。那時神父在急救室內整整三十七分鐘完全沒有呼吸、脈搏、腦波，醫生說生還希望極微，即使倖能生存，也只是個植物人。天主教永生之言電視台（Eternal Word Television Network）呼籲全球教友為他守夜祈禱。神父不但生還，而且可以恢復工作，儘管體力遠不如前，卻比以前更為努力。他常常說自己是個祈禱功效的活見證。他有了生機以後，醫生對當時守在他身旁的神父說：「你們對他做了什麼不要停止，繼續下去。」他開玩笑說：「醫生說我不能活，我活了；說我今後不能行動、不能說話、不能思考，我通通都能了；他們說我不能跳舞，反正我一輩子

不曾跳舞，那又何妨？」

神父早上宣講約一時三十分，下午再講一次，午間休息時間也用在給人們簽名在他所著的書上。我們也不甘後人，把以前譯的《天堂在我心》帶去請他簽名，並跪下求他降福。令我們驚奇的是神父竟然記得我們！他實在在百忙中，仍有著隱修者的心，非常靜，非常專，因而能夠清楚記憶許多事情。他隨即請身旁的年輕修士從行李中找來剛出版的 *The Virtue Driven Life* 送給我們，囑我們把它譯出來。這是生平第一次蒙作者囑託翻譯的書。興奮之餘立刻動筆，儘管在搬家的忙亂中，仍不敢懈惰，希望可以及早完成，可是天主的計畫不是我們的計畫，祂要給我們一個警訊。

去年十月底，內子深梅從十三級階梯跌下，頭撞到水泥牆壁，送院救治，原來頸骨裂了多處，醫生認為情況危險，可能致命，可能半身不遂，可能影響心臟。神父和朋友都為我們祈禱。她終於度過危險，沒有傷及血管和神經，不必動手術，只需裝上保護器，等傷口自然接合。這不能不說是天主的仁慈和祈禱的功效。這次意外，令我們悚然而慄，死亡是可以突然而來的，「視死如歸」說來容易，或者只有德備功全的人才有資格說這句話。最佳的例子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說：「我已把包袱打好，隨時可以離去。」又好比葛羅謝爾神父在書末的一句話：「我

已把營幕捆好，準備走向永恆。」天主仁慈，讓她不致毫無準備便死去，使我猛然一驚，記起福音中的話：「你們要醒寤，因為你們不知道那日期什麼時候到來……」（谷十三33），「你們也應當準備，因為在你們不料想的時辰，人子就來了」（路十二40）。我不禁想到：「我應該要怎樣報謝上主，謝祂賜給我的一切恩祐？」（詠一一六12）。我們更能體會神父受了傷還沒有「全」癒便開始工作的原因。深梅這次意外可說是恩寵戴著偽裝的面具而來，是一場珍貴的「災難」，就像神父說的，絕不願意用任何東西去交換。它使我們看到天主的仁慈和眷顧，教我們更深入地體驗到生命的脆弱，教我們珍惜生命的每一刻和周遭的一切，教我們感恩。

神父善用每一分鐘的時間，帶著手腳不靈活的身軀，仍舊著書、仍舊馬不停蹄地到全球各地去宣道和主持退省，在修院的日子就幫助窮人。至於我們，今後將如何自處？我們也有對天主的諾言要實踐。首先從所見的聖善的神長、教友取得啟示，這當中有自少遠離家國，飄洋萬里遠來東方傳教，如今年紀老邁仍矢志不渝的神父、修女；一家八口而仍領養多名孤兒的夫婦……此外，數不盡的英勇基督追隨者對信仰的堅貞，像龔品梅主教、越南的阮文順主教、納粹集中營中的弗蘭克醫生（Viktor Frankl）、《西伯利亞的沉思》的作者西茲截克（Walter Ciszek）以及病中

仍以楷書回信，以「逾越」比喻本身所受苦痛的鄭聖冲神父，他們受到的折磨絕只有天主知道。他們像聖保祿宗徒所說的「打了一場好仗」。這一切一切，都堪足我們法式，而主要在於我們自己怎樣去面對後此的時日。天主不會要我們做超過能力的事，祂對我們的要求不會比任何人多，我們只要在所處的環境中，善用每天從祂手中得到的一切，包括生命、時間、精神，並求祂聖化它們。

梁偉德於 Naperville 二愚居

2008 年復活節

深德祢心——淺談三超德、四樞德 / 葛羅謝爾 (Fr.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著; 梁偉德 譯

-- 初版 -- 臺北市: 光啓文化, 2008.10 [民 97]

面; 公分

譯自: The Virtue Driven Life

ISBN 978-957-546-631-2 (平裝)

1. 天主教 2. 靈修

244.93

97018214

## 深德祢心

2008年10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 葛羅謝爾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譯者: 梁偉德

准印者: 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 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 台北市 (10688) 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 (02) 2740 2022

傳真: (02) 2740 1314

郵政劃撥: 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 鮑立德

E-mail: [kcg@kcg.org.tw](mailto:kcg@kcg.org.tw)

中文網址: <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 永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 2367 3627

定價: 180 元

本書中所引用的《天主教教理》，係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  
(中國主教團) 編譯之中文版本，謹此致謝。

光啓書號 202043

ISBN 978-957-546-631-2



「德行」這個詞已經過時了嗎？  
「德行」和今日教友的生活有何關係？  
且聽葛羅謝爾神父娓娓道來！

葛神父以機智詼諧的口吻，帶領教友重新發現「德行」的真義。書中一掃人們對德行的諸多誤解，探索了四樞德（智、義、勇、節）與三超德（信、望、愛）的內涵及其對現代人的意義，激發我們省察內在的軟弱，也激勵我們追求向善的力量。作者博學多聞，從歷史、政治、宗教、娛樂、傳媒、心理學各個角度切入，分享自身的洞察及各方例證，說明基督徒如何善度德行的生活。

德行不僅有助於我們在今世過良善快樂的生活，在聖神恩寵的助祐下，更能提昇淨化我們，以悅樂天主、獲得永生為終極目標。「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瑪六33）。在同奔天路的旅程中，祝福你我都能隨從聖神的召喚，結出美德的果實！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631-2 \$180



9 789575 466312 0 0180

光啟書號 202043

定價 180元